

**蔚蓝色 文艺季刊 (总第三十四期)**

出版者: 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90278  
U.S.A  
电话: (562) 633-8980  
传真: (562) 633-8986  
电子邮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 宁子  
执行编辑: 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 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 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财务: 迈克  
编委会: 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9 No.34 June 2010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90278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 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 QWYH Design Consultants Co.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 Site: [www.skybluemagazine.org](http://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http://www.skyblulemagazine.net)**

**ISSN 1538-849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b>生命之歌</b>	2500名犹太儿童的母亲 . . . . .	02
	米歇尔·格林伯格 著 / 杨起 译	
	潮声 . . . . .	08
	身为女人 . . . . .	12
	赵翼如	
<b>时光村落</b>	诗意的晚年 . . . . .	14
	麦家	
	五月的记忆 . . . . .	16
	任不寐	
	时光村落 . . . . .	17
	雪辰	
<b>下午茶</b>	父与子的旅行 . . . . .	18
	佚名	
	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 . . . .	19
	苇笛	
	简单的生活 . . . . .	20
	何怀宏	
<b>在时间的塔上</b>	流转 . . . . .	22
	霜林晚	
<b>流动印象</b>	这世界并非都是埃及 . . . . .	28
	王怡	
<b>时光碎片</b>	素棺 . . . . .	30
	郑义	
<b>思想舞步</b>	随感 (续) . . . . .	50
	志明	
<b>哲学与真理</b>	上下 (十) . . . . .	51
	刘同苏	
<b>稿约</b>	. . . . .	55
<b>索阅启事</b>	. . . . .	56
<b>封面文/封底文</b>	. . . . .	任不寐

# 2500名犹太儿童的母亲

米歇尔·格林伯格 著 / 杨起 译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拍过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该片于1993年荣获了七项奥斯卡大奖。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德国企业家辛德勒的故事。辛德勒在纳粹集中营里曾营救过一千名犹太人，

他因此获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其实与辛德勒营救计划的同时，有一位波兰女子也在行动，她

名叫伊蕾娜·森·德勒，那时候，她的故事在波兰之外无人知晓，即使在二战之后，即使在波兰境内，了解她事迹的也只有几位历史学家。波兰政府对她的英雄事迹实行了全面封锁，不允许史书记载，而她本人也从不主动向别人讲述自己当年做过的事情。直到1999年，她的故事才被发掘。

发掘她故事的是美国堪萨斯州某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学生们为了完成题为《纳粹大屠杀中的英雄》的毕业论文，而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了伊蕾娜。关于伊蕾娜，学生们找到的资料很少，但是很少的资料却披露了一个很大很惊人的数字：她拯救了2500名犹太儿童！

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史料对她的记载如此之少？这真令人匪夷所思，学生们以为她早已作古，因此，试图去寻找她的墓地，然而却一无所获。

其实，她没有死，仍然在世，已九十七岁了，住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座养老院里。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伊蕾娜是一名护士，在华沙社会救济局工作，负责管理华沙的救济食堂。

1942年，纳粹在华沙建立了一个Ghetto，即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伊蕾娜看到居住区内极差的生活条件，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参加了“支援犹太人





委员会”，并查清了华沙市有多少卫生防疫机构。德国入侵者担心出现斑疹伤寒大传播，因此允许波兰人管理那些卫生防疫机构。伊蕾娜利用工作之便很快与许多犹太家庭建立了联系，并试图说服家长把孩子交出来，让她设法把孩子们带出集中区，可是家长们反问道：“你能保证孩子一定能活下去吗？”她坦率地说：“我没有成功的把握。”

母亲们和祖母们不愿意和孩子们分离，伊蕾娜深深理解，因为她也是一个母亲。可是，如果孩子留在Ghetto里，那就只能等死了。

有时候，当伊蕾娜和助手去探访一些犹太家庭、试图说服他们改变主意时，却发现那些家庭已经被强行押上火车，驶向死亡之地了。此景此情更加坚定了伊蕾娜救助犹太儿童的决心。她一方面尽力说服父母们交出孩子，一方面尽力安排孩子们转移。她开始把一些孩子说成斑疹伤寒患者，用救护车运走。为了把孩子运出去，她使用了一切可用的东西：垃圾袋，工具箱，商品包装箱，装土豆的袋子，棺材.....凡是能用的都用上了。社会救济局在华沙有十个分局。她在每个分局都至少争取到一个愿意帮助她的人，他们制造了千百份假



证件，假签字，这些假证件就成了被救犹太儿童的临时身份证。

在战争期间，伊蕾娜总是盼望着和平的到来，她不仅仅想让这些孩子活着，她还想让这些孩子有朝一日恢复自己的真实姓名，了解自己的身份，所以，她产生了保存这些孩子身份资料的念头。她把每个孩子的姓名履历记在小纸片上，放入罐头瓶，埋在邻居家的一棵苹果树下，就这样，她完整保存了被她救护出来的2500名犹太儿童的名单。不幸的是，纳粹获悉了她的救援行动，1943年10月2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蕾娜，把她关进了Pawiak监狱，并施以严刑拷打，伊蕾娜是唯一知道那些孩子的姓名和领养者家庭地址的人，但她从未说出任何一个合作者的名字，也从未说出任何一个被救



儿童的名字。在多次拷打中，她的脚骨和腿骨被打断了。在牢房的草垫子里，她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耶稣像，她一直把耶稣像保存在身边，作为自己受难的物证。1979年，她把这张耶稣像送给了教宗约翰·保罗二世。

德国纳粹分子从她的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判处她死刑，但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押解她的士兵竟然放走了她。原来，波兰的抵抗运动成员事先买通了押解她的士兵。伊蕾娜若被处死，那么，被救孩子的名单可能就永远被埋在苹果树下了。获救后伊蕾娜以假名继续工作。然而，在官方的记录上，她已被执行死刑了。

战争结束后，伊蕾娜挖出了埋藏在苹果树下的名单，并开始寻找领养那2500名儿童的家庭。绝大多数孩子的亲生父母都死在了集中营里，但是孩子们还有亲戚分散在欧洲各地，伊蕾娜想法让孩子们和亲戚团聚。孩子们还记得她，但只知道



她的假名：Jolanta, 约兰塔。

多年之后，当她的事迹，配着她的照片，登在报上的时候，许多当年得救的孩子给她打来了电话：

“我还记得你的模样...我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多亏了你，我们才有今天的生命，我想来看望你...”

伊蕾娜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死于斑疹伤寒。父亲曾经教导她说：“要永远帮助一个掉到了水里的人，不管他信什么教，不管他是哪国人。帮助别人应该是你每天发自内心的需要。”

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给她留下的伤痛使她多年来离不开轮椅了，她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英雄，也从来没有因自己的行动而自负。每当有人向她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时，她总是说：“我本来可以做的更多，自责将伴随我到死。我播下的不是粮食的种子，而是做好事的种子。尽力组成做好事的链条吧，让大家都来呵护它，让好事越做越多。”

## 后记：

2006年10月，伊蕾娜·森·德勒，时年96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这部小片，我收到的是西班牙文本，作者没有署名。我觉得应该将其译成法文并广为传播。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这位英雄是否仍然在世。（米歇尔·格林伯格2008年2月写于耶路撒冷）

一位加拿大朋友将格林伯格的法文文本发给了我，读后甚为感动。我觉得应该将其译成中文并广为传播。不译，心不安啊。（杨起2009年12月译于北京）

# 潮声

楚寒

听听，我的孩子，如果山谷里浩荡的清风屏住了呼吸，如果荷塘里的并蒂莲正含苞待放，你可知道，那是因为它们在等候你。

我也在等候你。六月底的那个夜晚，那扇窄门打开了，伴随着母亲呼天喊地的痛楚和一阵清脆嘹亮的啼哭声，你来到人世间。窗外一轮明月和众多疏朗的星挂在夜空，止步于你的身影。你用哭声向城市的寂静宣战，如同高亢的歌唱划破沉静的夜色。这天晚上，你最初的语言泄漏了宇宙的一部分秘密，同时宣告一个初生宇宙的诞生。

在全人类中，我有幸成为第一个迎接你的人。当我小心翼翼地从小护士手中接过你小小的身躯，我是怎样的慌乱而又欢喜啊。你滴溜溜的眼睛不安地扫视四周，瞬间与我对视，你可记得在母腹中那九个月里我曾对你说过的话、唱过的歌？端详着你，我的内心激荡着如潮水般的感动，慢慢蔓延至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从此后这个有了你的人间，对我来说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你的出现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意义，新的朝霞和夕露。

昕昕，你的到来使我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父亲，我为此诚惶诚恐，为此感恩莫名，更为此彻底地谦卑。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不是从我们而来，必定有其难以言说的神圣源头。正如纪伯伦所说：“孩子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是的，我相信。你必定是从亘古洪荒的某个时刻启程，从永恒的河流的源头顺流而下，最后才漂流到我的怀中，然后如同一朵夏日小花，安详地绽放在我的世界。你纯然澄澈的眼睛予人以启示：你属于天国，你来自永恒，而世间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哪，必须回转成如你的模样，才能抵达你来自的那里。

那天你乘着晚风来了，带着夜色的温柔，带着初夏的清新。此生我会记得，记住那个神圣而又神奇的六月夜晚。生命，原本就是神圣而又神奇的，尤其是一个新生的生命，不是吗？你的到来，让我体内潜伏已久的怜爱和深情，从此倾泻而出，干脆而又彻底。

从此后有了你，我们的家变成了一座里面有梦幻，外面有梦想的房子，一座可以放置喜乐和盼恋的殿堂。有了你，这个房子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们会把养育一个小生命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而对于我来说，学习如何做一个父亲，是比世上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更加重要的学问。

自你出生以来，每次想到日后与你会有长久持续的相守，我就感到一种幸福的晕眩，当然，这全是你给予我们的。而我们，惟愿能回报你许许多多的爱，加上许许多多的欣赏和鼓励，愿能给你一个欢乐不尽的童年。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一个童年。

我们还知道，童年的岁月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更美好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我们会用心纪录你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会努力倾听一个孩童述说的一切新奇和困惑，我们愿分享你所有的欢乐和忧愁，并让你在内心保留一份秘密。如果你也愿意的话，我们会试着走近你，了解你和你的时代。当你长大成年之后，我们仍愿分享你的快乐，分担你的悲伤。昕昕，人的一生总会经历风霜坎坷，将来如果有日你感到无助或是脆弱，请记得你的父母与你同在，他们仍会在心头惦念你，祈愿你在人生的风雨中挺立如松。

昕昕，再过几个月你就会呼唤你娘，这些天来你每日依偎在她的怀里吸吮乳汁，你们母子俩亲密无间。你的母亲淑惠而又善良，你会渐渐感到拥有母爱是多么的幸福。在这份母爱的背后，是我亲眼所见每日的苦

辛劳碌，为此你当体贴母亲热爱母亲。由此，也希冀你能尊敬普天下所有的母亲，善待日后你遇到的每一位女性，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大多数是男人造成的，而女性基本上是柔善美好的代名词。

因为你的到来，我比以前更加地关心这个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展现在你前方的是怎样的一幅前景，你的未来会身处怎样的一个时代？在这弯曲变幻的世代里，我甚至无从预测明天。今年初夏当你的眼睛刚刚睁开的时候，21世纪的世界呈现在一个新生婴孩面前的是：上万颗核弹的威胁、恐怖袭击的阴霾、空气江河的污染、灾害变乱的频生，还有数也数不清的暴戾和苦难。

更令每一个做父母的感到沮丧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年报告里那数以百万计的全球艾滋孤儿、吸毒儿童、饥饿儿童的惊人数字，还有毒奶粉、黑砖窑童工、豆腐渣小学、专业化的拐卖贩运儿童的惊天内幕。人类的贪婪和愚妄正在毒害着人类自身和亿万孩童，以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其中包括每一个儿童的乐园——大自然。每当想到这些，我就对你感到愧疚，我不知道生你于这样的世界是否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对此，我，一个卑微的父亲，感到惴惴不安而又深感无奈，只能俯伏祈祷那崇高的上帝。同时我想大声地对全世界说，今年夏天，我将一个无辜的小男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们能否保证他免遭各种人为的侵害？可是，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深地陷入沉沦境地而得不到改善的话，那么孩子，这是我们虽为之心痛却也无能为力的现实。我只有企盼你的心灵，能在这残缺破损的世界里保有平安和光明。

但无论前景是明是暗，听听，请与我一道去爱人类，请与我

一道以同情和关怀、悲悯和慈怜去对待全人类。草虽枯干，花虽凋残，地虽陷堕，国虽倾覆，但是心灵全凭自己，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在废墟之上用丝弦的乐器唱我们的诗歌。就让我将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写下的一段祈祷文来送给你：我的上帝，请赐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听听，这个地球和地面上的人心已经被污染，它需要你的童心和天真来拯救。你去给人类上一课吧，去告诉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同类、对待动植物、对待大自然、对待生态环境。去吧，我的孩子，用你纯洁无瑕的心灵洗去他们身上的污垢！

我们这一代人生来就注定了要被全能国家铸造成整齐划一的零件，我曾为此百倍沮丧。如今你来了，刹那间给我带来信心和希望，乃因生命的延续在大地上的意义胜过一切政权，庞大的帝国终究敌不过一个美好生命的诞生。一甲子的王朝代表着衰老和腐朽，初生的婴孩则属于光明和未来。再不可一世的帝国也终将坍塌，而那亮晶晶的童心会熠熠发光。当你长大，你必将摆脱父母这辈人的命运而站立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如夜莺般自由地在世间放声歌唱。

六月是悲伤的季节，每个有良心且清醒着的中国人都会在这个月悲痛不已。如今你来了，使我今年的六月在哀伤之余，也平添了一份快乐，我为此心存感恩。从今往后的年年岁岁里六月对我来说，将不再仅仅意味着枪弹和坦克，也同时意味着蛋糕和蜡烛。

上个月我去图书馆特意借了台湾诗人周梦蝶的一本诗集，只因里面有一首诗叫《六月》，其中有一段深深地打动了我，“那六月的潮声/从不曾冷过的冷处冷起/千年的河床，瑟缩着/从臃肿的呵欠里走出来/把一朵苦笑如雪泪/撒在又瘦又黑的一株玫瑰刺上/霜降第一夜。葡萄与葡萄藤/在相逢而不相识的星光下做梦/梦见麦子在石田里开花了/梦见枯树们团团歌舞着，围着火。”

这是怎样的一幅奇美幻化的画面啊。每当诵读这首诗，我就联想到你，听听，你就是那六月的潮声，涌动着勃勃生机，在浩瀚的大海和茫茫的浪花上此起彼伏，澎湃奔腾，传递到遥远的天际。无论是你清脆的哭啼声还是你挥舞的小手臂，全都是昂昂然生命气息的明证，也全都让我爱得心疼。

我愿意守在你的身边，就像海边伫立着的一座岩石，守望你，倾听你。我只想徜徉在那潮声的飘荡中，然后将你的欢声笑语寄给我的每一个亲人和每一个朋友。听听，给我们一些澎湃奔腾的声音。听听，我们的潮声。

写于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于美国加州，十月二十六日改定。  
离我儿出生4个月还有9天，他于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加州Sacramentoshuttle医院。

# 身为女人

赵翼如

为人妻多年，不见腹部动静，便有人惊诧：“是想保留身段，还是想唱二人传？凭你的女人气也该呼来儿子呀。”我当然自信。只是误了季，晚到秋天才来忙春天的活——从前女人三十几都快做外婆喽。

也曾做过准母亲。无奈小人儿刚刚上路就给老天收回去了。我猜他是悲壮自杀。时间又走到了一个天地都结冰的除夕，家人一餐团圆饭突然中止，我被塞进一辆救护车。外头爆竹漫天放肆，炮花一地缭乱。车子穿行于万家灯火的年情节景，我则茫然注目星空，独自陷入沉重的夜……

病房里一片煞白。身底下一派鲜红。眼见得又要流产，我拼命护住肚子，捂上耳朵，挡掉从高空捶打下来的喜庆音响……B超图像显示：“胎盘盖过宫颈内口。”这意味着，胎儿处境险极，像一颗悬在绝壁的水珠，打个喷嚏都可能震落。医生一句忠告：最忌受惊。惊吓引起宫缩导致的大出血，将是致命的。

一艘超载且已渗水的船只，随时可能失事。我本能地寻求依傍，傍上宽厚的肩，那母子的护航舰。不料护航舰突然消失在时光深处——一个无法解读的谜。5个月的胎儿尚未来得及感知父爱，便感染了母亲的彻骨震惊！

我整个成了一道伤口。身怀重荷的女人，最不堪一击。何况

我是毫无防备仰天倒下。深不见底的晕眩中，接住我的是第一次胎动（他在羊水中荡桨？），一种天命的委托。

迷乱的思绪一下子收拢，九曲回环的大脑只具最简单的机制：听凭于女人的天命。静下来，植物般活下去……除夕之后的一百多个日子，我像冬日的枯草一样僵卧保胎。其间失血几度，险状迭出。一颗炸弹落地了，血涌上来祭奠坍塌的小屋；又一声沉闷爆响，搅得梦里梦外全是惊悸。挂在悬崖的小生命上不得，下不得，左右不是。好像对没见面的世界有些怕，很想回去了。

我也真想平静地冻结一弯冷月。噗嗤——噗嗤——一个踩着水的声音朝我走来——胎心仪测出的小小心跳构成强烈音响，响彻了生命的初始的遥远回声。

所有的伤痛全输给了这回声。一只小手握着我……一切都变得可以忍受。漫漫长夜，我和最为孤寂的树影结伴。久久凝视窗口兀立的梧桐，内心有一片原始森林悄悄围拢。那份静默，那份浩漫，让人遥遥记起自身的来路。谁说过，每个人都是从一棵古老帝王树枝上萌生而出的，那儿寄存着人类的灵魂。

窗口的梧桐有过深藏不露的阅历。它早已飘落了绿色梦想，枝桠从容托举着暴怒的云团。风切割雨敲打，它都维持镇静举止：兀立原地，从不逃离。只在不动声色中，布满浆汁通行有脉络……一日，忽见凋零的枝头鼓起一星星芽苞，新鲜得像婴儿的眼神！

树影下是朋友送的一幅摄影：世界大战某战场，抛落废墟间的一只钢盔。一眼弹洞的孔缝中，不可遏制地钻出一蓬青青的嫩草，活像婴儿的柔发！

我恍惚也成了一株植物，“没有神经，只有浆液。”从植物的天性中，学会了沉默。充盈的汁液又在体内流动起来。我分明感到，腹中一个愿望在生长。

一个生命的愿望。不知怎么忽然迟疑了。检查结果，胎盘供血不足。我交出自己的手臂，抽血。每次一袋血浆，处理后缓缓渗入胎盘——给嫩枝灌注汁液。

每日扎静脉，看药液一点一滴溅落。生命就这样一点一滴抽取，岁月就这样一点一滴流失……苦难深处，有种子膨胀的茁壮安详。

听见儿子第一声啼哭时，我在手术台上被氧气罩套住抢救。半窒息中的唯一感觉，是靠岸了，一叶几乎注定失事的孤舟……

如今又逢除夕。与爆竹齐鸣的有儿子的笑声。他瓷实得像个球儿，饱满的小额头上已探出柔软的嫩草。我想起那钢盔弹洞里的鲜绿……

一切竟然过来了。绝壁间一颗水珠，不可思议地悬了那么久，真说不清，是母亲的气韵，托住了悬崖上的生命，还是小小的心跳，浮起了深渊中的母亲。


相依为命，互为岸。

# 诗意的晚年

麦家

明天是重阳节，尽管手头一大堆事，但我还是决定要回乡下去看看父母大人，他们都老了，母亲七十八，父亲八十二。母亲的身体还行，父亲不行了，他的脑子像一朵坚强又无法抵抗枯死的花，在病病歪歪地拖腾了几年之后，到了去年夏天，彻底告别了记忆，连我都不认识了。我现在每次回去，父亲总是拉着我的手，要我给他的老二打电话，让“他”回家看他。而我，就是他的老二。

父亲犹在，但形同虚设，他再不会给我打电话，不会对人夸耀他老二是如何有出息，不会对我数落母亲是如何小气不给他钱花，不会要我给他讲外面的稀奇，不会，不会，什么都不会了……他对我笑，母亲说是傻笑，他对我哭，母亲说别理他，他对着一只竹蓝子喊我的名字，而当真正面对我时又无动于衷，不会起身迎接，不会问寒问暖，当我告别时不会挽留，不会一如继往地对我说：路上小心一点，没事就多回来看看我们。



人在什么时候都有定向的付出需求，我这个年龄——人到中年，就是想为年老的父母捧出一颗孝敬之心。事实上，我也是这些年心里才开始装父母，以前忙这忙那，经常把他们忘了，去年我下了狠心调回杭州，就想最后陪陪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打上我疼爱印记的晚年。可我的父亲已经感应不到我的孝敬之心，这是最令我心酸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弥补，但弥补的努力似乎“无处不在”。包括这次艺术人生请我做嘉宾做节目，我因为当天有事，先是推辞了，后来听宣传部负责联系的人说，这是一档敬老节目，重阳节播出，我又收回了“辞呈”。我很清楚自己的内心：老人现在在我心目是被放大的，我愿意对老人抒发感情，也许这暗示我心理年龄老了，也许是因为我向老父亲表达爱的路被阻断了。

节目做了一个下午，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别具一格，嘉宾阵容强大，老中青，文艺体，各路名流齐聚良渚博物馆，在杭州金秋十月的桂花香气和明媚阳光下，大家畅谈人生的智慧、箴言，寻求岁月的真情、真理，各抒己见，各表心愿，对我来说是扎扎实实上了一堂“人生之课”。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喧嚣了，有些基本的问题都在我们匆匆的脚步中被踩踏到了泥土里，有个机会把它们翻出来看看，大有必要。正如印度一句谚语所说：请慢一点走，等一等灵魂。

节目中有一道“必答题”：想到老年，你的“关键词”？我答的是：诗意。我总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太没诗意了，我们搭乘的是“欲望号”街车，我们居住的是“钢筋水泥”，我们吃喝的是“三聚氰胺”，我们身处于“离婚时代”，“潜伏”在办公室里，时刻面临着“暗算”……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我们做的梦都沉重如铁，毫无诗意。

什么时候我才能告别这一切，让诗意回到我的身边？我思来想去，也许只有等年老了。为什么现在不行？这既是我个人的问题（局限），也是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不相信诗意！

# 五月的记忆

任不寐

阳光从窗外静静地落下，在五月开放的绿叶上，展开无限温柔。上苍在弥补整个长冬的亏欠，如同打点行装。


五年了，我带着透骨的严寒来到这片土地上，我从来没有奢望过伤口的愈合，我只是躲藏。因所经历的每一片风雨都是法老的军队和同胞的呐喊，五年，不过是我的旷野，不过是商人流亡者日记的延伸。那时候，我和世界互相钉对方在十字架上，不共戴天。

然而，今天，我泪眼朦胧地注视着阳光灿烂的十字路口，天使翩翩，哪咤芬芳。我知道自己全然错了。五年里，每一个黄昏和清晨，我享受着神的同在，祂把一切都更新了。对命运慷慨奖励给我的无数苦难，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都承担了，并在复活节把新自由如春天一样赐给了我。我所丧失的一切温暖和爱，我在这五年里的每个黄昏和清晨，都和约伯一样在获得了千百倍的补偿。由于我与神的分别，由于好牧人和羊的同在，天地翻覆，乾坤重开。于是在我的敌人面前，有筵成席，有油膏抹，福杯满溢。此时此刻，有鸽子从此岸起飞，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羊角在云端。

葬在戈壁和沙漠里的故乡重新降临。被风和海千百次掩埋的石榴随五月焕然一新。荣耀和平安，胜利和永恒，这一切从来不属于我的事业，如今我在其中。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看见我的不配，我从来没有这样充分地看见恩典是如此够我用的。从今到永远。

我更为今天的傍晚和明天的黎明，为香草山上、苹果树下的秋雨之福，把我的余生作为感恩之祭全然献上。





# 时光村落

雪辰

2009年的春天我是在温哥华度过的，这是我第二次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读书。

四月，冬季学期即将结束，我交了最后一篇论文，心情无限轻松，就背上书包走上街，正好赶上33路车从UBC开出去，我跳上车，想着无论坐到哪里都行，反正再原路坐回来就不会丢。不想33街是如此美丽，沿路全是盛开的樱花，美丽的花道仿佛没有尽头，我甚是诧异，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在一座城市的街头，而是进入了一个Hobbit人居住的村落。

恍恍惚惚地不知到了哪个小站，我跳下车，在行人道上走，静静的路旁是鳞次栉比的房子，每家院子前面都种着很多花草，房子半遮半掩在绿荫丛里。我不知道每一幢房子里面都有怎样的故事，但我那一刻觉得是在Hobbit人的小村落散步，一切都显得那样祥和，美好。

此刻，我接触到一种真实，一种我在北京街头钢筋水泥建筑中想象不到的真实。

其实我是一个时常心神不安的女孩，到温哥华后也时常感觉到一些莫名的恐惧，恐惧感如同黑色的蝙蝠在我心灵的夜晚飞进飞出，那些莫名的恐惧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有一天，我跪下来祷告，忽然有一句话进入我心中：“If you fear God, you fear nothing.”（如果你敬畏神，你就无所畏惧。）神用英文说给我听，因为这句话用英文表达更好，这句话一来，我的心一下子就明亮了。

此刻，在和煦的阳光下，在红粉的樱花，绿色的灌木，以及于掩映花草树丛后面的小房子周围，我又一次感受到一种不期而遇的惊喜，仿佛出离了一个时空，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在岁末短笺中，我叙述了这段时光村落的故事，也留下了一段心灵的纪录。



# 父与子的旅行

佚名

富爸爸为了让儿子了解贫穷，带他到乡村旅行，并且在乡下住了几天。在返家的路上，父子有以下一场对话：

父：这趟旅行怎么样？

子：好极了。

父：你看到穷人是怎么生活的了？

子：是啊。

父：你学到了些什么？

子：我看到了差别。我们有一只狗，他们有四只。我们的游泳池占半个庭园，他们的湖大得无边。我们的露台连着前院，他们的连着地平线。我们的庭园中有夜灯，他们有星星。我们有小块宅地，他们有辽阔的原野。我们有仆人服侍，他们服侍别人。我们吃买来的食物，他们吃长出来的食物。我们用墙保护财产和自己，他们不用墙，而是用朋友。

父：……

子：谢谢爸爸让我看到我们的贫穷。

# 最珍贵的东西 都是免费的

苇笛

忽然发现，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阳光是免费的，芸芸众生，没有谁可以离开阳光而活，可曾有谁为享受阳光付费？慷慨的阳光，既照着君王，也照着乞丐；既照着豪宅，也照着农舍。

空气是免费的，一个人活着，就得呼吸空气，可曾有谁为呼吸空气买单？

亲情是免费的，那是一份不求回报的疼爱，可曾有哪对父母对初生的婴儿说，你得付款我才疼你？

友情是免费的，寂寞时默默陪伴你的那个人，摔倒时向你伸出手的那个人，伤心时把你揽在怀中的那个人，可曾将他（她）的友情折算现金让你偿还？

爱情是免费的，那份不由自主的倾慕，那份无法抑制的思念，那份风雨同舟的深情，那份相濡以沫的挚爱，都是免费的，是金钱买不来的。

目标是免费的，这个目标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凡；可以辉煌，也可以朴素；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拥有。还有信念，还有希望，还有意志，还有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只要你想要，你就能得到。

还有春风，还有细雨，还有月光，还有星辰……多少滋润心灵的美好事物都是免费的啊。

如果只要甜美，你会失去意志；如果只有苦难，你会失去品味。维纳斯证明，适度的缺少会更加美丽，而美是只有心灵才能读懂的语言。



# 简单的生活

何怀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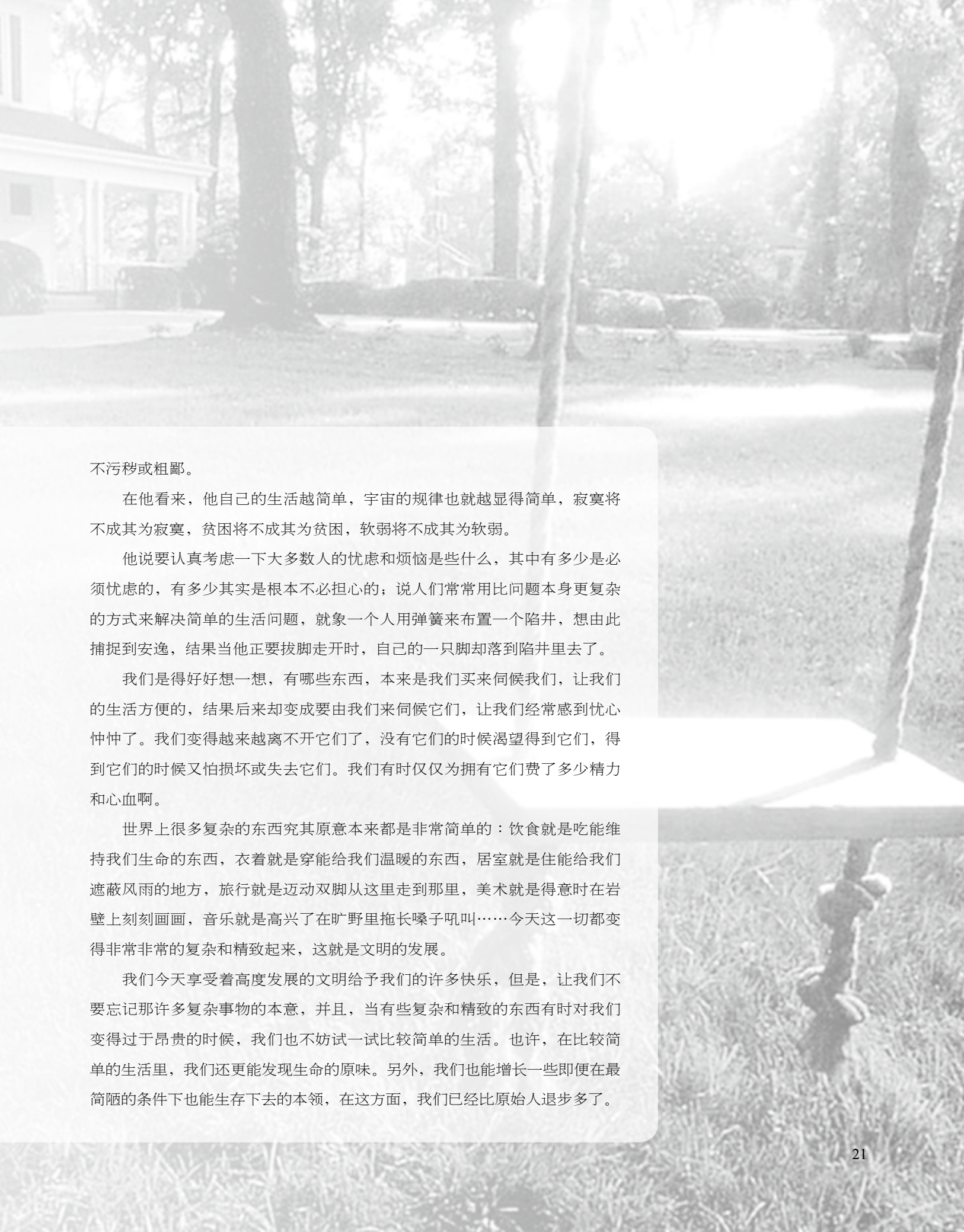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有一些生活得很复杂、很精致、很豪华的人，他们的生活常常让人羡慕；世界上也还有一些生活得很简单、很朴素、很清贫的人，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快乐。

坐在一间陈设优雅、侍者恭候的餐厅里，细细地品味一盘烹调精美的大虾，然后心满意足地用香喷喷的餐巾纸擦擦嘴，再来一杯清茶，对许多人来说是很快活的；但是，坐在田野的一道土坎上，粗犷地剥吃一瓦罐刚刚烧熟的毛豆，然后跑到旁边的湖里掬一大口冷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对有些人来说，也是很快活的。

美国十九世纪的作家梭罗就是后一种人中的一个，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不想为任何狭窄的技艺或职业而放弃他在学问与生活上的志趣。他并不懒惰或是任性，但他需要钱的时候，情愿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赚钱——譬如造一只小船或是一道篱笆，种植，接枝，测量，或是别的短期工作，却不愿意长期地受雇。

他有吃苦耐劳的习惯，生活上的需要又很少，当他在餐桌前有人问他爱吃哪一样菜时，他回答说：“离我最近的一碗。”他精通森林里的知识，算术也非常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谋生。由于他可以比别人费少得多的功夫来供给他的需要，所以能保证自己有充足的闲暇和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有时什么也不做。

他没有致富的才能和欲望，但他知道怎样贫穷地生活而绝对



不污秽或粗鄙。

在他看来，他自己的生活会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

他说要认真考虑一下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是些什么，其中有多少是必须忧虑的，有多少其实是根本不必担心的；说人们常常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生活问题，就象一个人用弹簧来布置一个陷阱，想由此捕捉到安逸，结果当他正要拔脚走开时，自己的一只脚却落到陷阱里去了。

我们是得好好想一想，有哪些东西，本来是我们买来伺候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方便的，结果后来却变成要由我们来伺候它们，让我们经常感到忧心忡忡了。我们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它们了，没有它们的时候渴望得到它们，得到它们的时候又怕损坏或失去它们。我们有时仅仅为拥有它们费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啊。

世界上很多复杂的东西究其原意本来都是非常简单的：饮食就是吃能维持我们生命的东西，衣着就是穿能给我们温暖的东西，居室就是住能给我们遮蔽风雨的地方，旅行就是迈动双脚从这里走到那里，美术就是得意时在岩壁上刻刻画画，音乐就是高兴了在旷野里拖长嗓子吼叫……今天这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和精致起来，这就是文明的发展。

我们今天享受着高度发展的文明给予我们的许多快乐，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那许多复杂事物的本意，并且，当有些复杂和精致的东西有时对我们变得过于昂贵的时候，我们也不妨试一试比较简单的生活。也许，在比较简单的生活里，我们还更能发现生命的原味。另外，我们也能增长一些即便在最简陋的条件下也能生存下去的本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比原始人退步多了。

主啊，是时候了。一切都悔改，  
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 流转

霜林晚

我该如何向你诉说？

我怯懦，拙于言辞，但又如此渴望表达

我住在海边，却幻想到一条江的上游隐居

我随波逐逝又渴望返回

我渴望你能找来，但却在沿途

布下了重重迷雾

你会来看我吗？

你来时，假若我不在，你就沿着渔港马路  
一直向前走。

在拐弯的尽头，你会遇见一个无人的码头  
你在码头边喊我吧

你会看见

潮水会慢慢地褪去

像剥去一层一层的光阴

最底部，露出一个单薄、模糊的倒影

一个永恒的异乡人

是的，我一直住在海边。十多年了

我活在这里。看石浦港的海水清了又浊  
浊了又清。

我应该向你再次说说我借居的海边小镇。海水  
腥咸。人民劳苦。

还有一条漫长的渔港马路。呵，它那么长

长的一度让我以为，足以走完  
剩下的流年。

——是的。我活在这里

我不得不爱它。它潮湿的滩涂它粗砺的岛礁  
以及年复一年  
刮透身体的海风

1995年我来到这里。

如今，我依旧在此徘徊

十多年了，从隔岸观水，到试着打捞自己的生活  
慢慢淹死了作为异乡人的身份。

你来时，还会看到

那些竖在空中的渔网，陷在淤泥里的  
星辰。

在海边，我有时会蹲下来，看礁石背后  
不知名的贝壳

那些活过，又死去的生命

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它们经历了怎样  
的寒凉

看着看着，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抚摸它们遗弃的  
躯壳

坚硬、粗砺，已经和礁石融为一体

空下来的时候，我习惯到对面的东门岛走走  
经过铜瓦门大桥  
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环形的海浪一排一排铺陈过来

仿佛套在我脚踝上的镣铐

啊，我看见了，

一滴来自遥远的长江的水滴，它在桥下的海水里  
跟着浪花奔跑，

并且在浪尖上打开了自己的容颜

呵，那汹涌，那湍急，那久久不肯远逝的低徊的漩涡

有时候我还会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一只

被寄居蟹遗弃的螺壳上

仿佛我曾在此居住，留下不为人知的悲喜  
现在

它扭结。盘旋。曲径

通幽。一场风暴的源头

我还会沉溺于它表面的花纹

就像那些你反复描绘过的

蝴蝶的翼翅

斑驳。迷离。

呵，我一度迷失于它背部那些状若命运的纹路了

和你说说那条已经不存在的煤渣斜坡吧。

还有1990年代的某个夏夜。

命运，曾经在此打了一个趑趄。

凤凰山下，渔港北路右侧

一条煤渣与碎石铺就的斜坡

它通向一所古老的学堂，也帮助一个异乡青年  
完成了内心隐秘的教育



整整六年。从宽敞喧闹的教室  
到不足八平米的单身陋室  
中间是一段暗淡、模糊的光阴

允许他继续语无伦次地描述  
洋下山路21号。

B楼。

104室。

一条幽暗、挂满食堂女工内衣的走廊  
尽头的一间小屋。

当他进入，迎接他的是几个原住居民：蜘蛛、  
蟑螂

和一只隐伏在角落里的壁虎，  
哦，莫非

这就是最初的神谕：自投罗网，夹缝中  
卑微的生存，  
以及长久地蛰伏并且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

学习还在继续。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语重心长：

海那么大，但每一条鱼  
都得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他在黑板缝里积下的粉笔灰仿佛  
吸毒者剩下的白粉——他看到自己年老的镜像  
一个同样脱离形骸的瘦长的身影

记忆中的冬天潮湿阴冷。

盥洗室流水的响声，让一个人的关节和回忆一起酸疼  
在纸上写诗

远不如点燃一张纸取暖来得实在

那是1996年的冬天。一夜

未眠之后，他蘸着清晨新鲜的光线，

写下：悲伤如夕光击打冬日的海面。玻璃的冷光  
冻结了一个离乡者的脸庞

教书之余，他很少外出

灰黑的小楼，仿佛一只黑暗的火柴盒子

藏着他无法划亮的年华

偶尔他会看到玻璃反光里

一张陌生人的脸。灰色，冷寂

像窗内的墙像窗外的海

他在一份书信里度过流年

用落日的圆章审查流水光阴。

在日子的落款处，他看到

经历了料峭，窗外的群山变得低矮、平静

现在，他从一堆有待整理的旧物中忆起

一段更为平静和沉闷的生活

校园里的阳光依旧明媚

而昏暗小楼内的窗帘从未拉开

直到一场台风，把窗外的一棵石榴树连根拔起

处在风暴眼中的年轻人

依旧浑然不觉





多年后他偶尔回到旧时的窗前  
一株瘦小的腊梅花，  
还在散发苦香，所有的叶片都向西倾斜——  
它们依旧保持着对那场台风的惊惧

很多年后，他试着再次敲响了那扇熟悉的房门  
门开了。  
一张开着花的  
年轻陌生的脸接纳了他  
他试着去寻找留在墙上的字  
但没有任何痕迹  
装饰一新的房间，看上去更像一个废墟  
他自己的废墟。他感到了恍惚。他记忆中的青春  
瞬间崩塌

一间朝北的木格窗一间废弃的播音室  
潮湿的地下车棚  
以及中间无数次辗转搬迁过的出租房。  
十四年。他在其中度过  
啊，需要记住这些驿站和烽堠，它们连接起来  
构成了一个人生命中  
遥远的边疆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我必须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这一个时辰，这一刻  
命运，从一个短信开始

开始了它的张网。这是一个真正的拐弯  
原谅我吧，在这之前，我一直试图说  
呵，我已经看清楚了，远方，背影  
前途  
转身。呵，一切都未曾被注定，被预设  
一个发光的词  
依旧在远处闪现  
一个异乡人弹响了她怀抱中的竖琴。

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列北上的列车  
两个月前，它载着我，踏上返乡的旅途  
这又会是一次单身旅行吗？整整三天  
我几乎没有说出一句话。从夏末的江南到深秋的塞北  
仿佛历尽了一生。一闪而过的火车车窗  
把窗外的风景压缩成了一帧帧的电影胶片  
他会在  
瞬间老去吗？  
整整三天，他不停地接到秋风中的短信  
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他迟疑着写下：  
“一棵临近冬天的树，会不会  
开出春花？”  
他睡在下铺，而另一个人，始终在他  
灵魂的上铺

每年初，我都会写一首有关火车的诗  
但今年我居然写下了两首

——不对，是火车碾过了我，自己写下了诗行

而我变得惊惶，不知所措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现在，是另一列火车。从雨夜的凌晨三点

拽出幽暗的身躯

呵，请允许我重复写下的诗句：

火车过后，铁轨，一半锃亮

一半黝黑

同样指给你我的村庄。我的河流

它水量细小但从未断流。一月春风不至二月依旧

雪压屋顶。三月杏花在苦寒中

瑟瑟抖动

五月槐花胜雪。呵，那贫苦日子里

仅存的甜蜜

都看不到了。我的村庄日渐枯瘦，

我的老屋被夷为平地

巨大的树桩，成为离乡者心底

永久的伤疤

往后，我将靠什么支撑，在断裂的梦境里

辨别自己的身份？

在一所以星座命名的的客栈

我做过幸福的囚徒

我从来没有如此害怕时间的流逝

那秒针那分针那时针

仿佛刀、锯和斧凿，切割、砍伐着两棵紧靠在一

起的木头

我感到了斫木之痛

当一个人踉跄离开，世界的空荡突然降临

一座小镇上空的阴云

突然压住了另一个人的胸口

我是一个吝啬的人。我放任自己的身体但却把

灵魂牢牢地堵死在胸腔的胡同口

我曾说，呵，我是完整的，我没有缺口

我是一个

不会受伤的人。然而我错了，我的心因为过度地紧缩

而出现了看不见的裂纹

现在，一束来自远方的光芒

穿透了它

并且牢牢地占据了它虚空的内里

我还是一个缺少重心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

丢失的身份

它让我虚空，悬浮于一张人间草图

每夜，我试图抓住几粒发光的文字，维持短暂的平衡

我从你那里偷来了星星，在月亮走失的夜晚

它遥远、温暖的星光，

会在一张内心的图纸上

垂下它精准的铅锤

接近傍晚的天一广场。时间退回到了附近教堂

钟声的内部。

周围是陌生的人群。欢乐的人群，恍如  
魅影的人群  
并且慢慢褪去了颜色  
我听到有人喊我了  
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我不敢回头，  
你是不是要从身后环抱我  
一年前，你是在这里吗？坐在我坐着的长凳上  
你拿出了手机  
你的拇指长久地停在了一个按键上

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还在沿着东渡街漫无目的地行走，身边车来车往  
车来车往  
我走到江夏公园了。我在这里停了下来  
这是三江口。三条著名的江：奉化江、姚江和甬江  
交汇的地方  
但我愿意重新为它们命名，我要分别叫它们：信  
江、爱江和望江  
呵，当我为它们重新命名  
我看到，沿江的楼宇忽然像下沉的巨轮  
而我的心浮了起来，它就要变成一座  
谦卑的码头

现在我在天一广场一条座椅上  
等一个人。  
他会为我送来一张注定无人乘坐的车票  
我为什么还要等待

生命中有多少等待必定要有结果？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K×××次，13车，009座下铺——  
你记住它吧  
一列隆隆作响的火车，即将碾过我悲伤的诗行

我以为我会就此老去  
但没有。现在，我渴望到一条江的上游，到它的幼年，  
重新诞生，出发  
接下来的诗行  
请允许我用流年继续填补吧。

很多年以后  
你还会记得吗？凌晨三点。火车  
黑暗中掉下的泪水和仓促中的祈祷词。  
睡不着的夜晚，我在多年前发出的短信，那些带电的文字  
像水中的游鱼，一条一条浮了上来  
而它的意义  
在更远的将来，还会继续闪现

总算可以提到余生了。  
我偿还了所有的债务。为了偿还它们我差不多  
用完了一生。  
那些海水、血液  
和眼眶中的盐分，我都一一还清一一还清  
我还剩下什么呢，  
我偿还了所有的债务，但却欠下了最大的一笔。

# 这世界并非都是埃及

——电影《新大陆》

王怡

特伦斯·马利克拍的，是好莱坞罕见的“作者电影”。罕见到平均十年才拍一部。上回1998年的《细细的红线（红色警戒）》，得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座金熊奖。这回的《新世界》被称为真人版《风中奇缘》。30年前马利克就写好了剧本，但他恒久忍耐，等大家把迪斯尼动画片《风中奇缘》忘得一干二净了，才慢吞吞的，开始重拍这个被男主角科林·法瑞尔称为“描绘了美国精神的诞生”的故事。不拍则已，这老古董一扛起摄像机，又动用了在电影界已10年没人用过的65mm宽胶片。

按马利克的速度，美国恐怕今天还没建成。1607年，约翰·史密斯和一支船队来到弗吉尼亚，成为北美第一个英属殖民地的创始人。他爱上了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宝嘉康蒂，在电影中是一个精灵般的女子，在风吹草低的陆上和史密斯铺开两个世界之间的爱恋，顺便为英格兰士兵送来了火鸡。这场旷世之恋被战争打断，后来宝嘉康蒂受洗成为基督徒，她父亲刀枪入库，同意她嫁给了另一个英国移民。1617年他们回伦敦，惹得万人空巷，詹姆士一世接见了这位印第安公主。几个月后，美丽的女子病逝在归乡的船上。

读过《圣经》的人，立即会想起嫁给犹太人的外邦女子路得。她是摩押人，罗得与女儿乱伦的后裔。路得的求爱就像宝嘉康蒂一样主动，



当她丈夫去世后，路得不愿回去娘家，她对婆婆说出了一个女人最温顺的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得的婚姻和信仰，打破了犹太人与他们的世仇的隔绝，路得也被后世犹太人尊为“以色列之母”。宝嘉康蒂的爱情和信仰也大致如此。史密斯与她在风中拥抱，称她为我的美利坚。他们眺望黄昏中的要塞，说出了这部电影中最接近“美国诞生精神”的台词，“这要塞不是世界。”

马利克其实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在他描写二战的《细细的红线》中，有一句类似的著名台词，“我们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这世界的主人，”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的仆人。8年后的新台词，依然带着存在主义的底色，但不再有存在主义的悲凉，反而在路得式的信仰中满怀了生命的盼望。对为奴的希伯来人来说，“要塞不是世界”的意思，就是“世界并非都是埃及。”对宝嘉康蒂和史密斯来说，英王不是世界，部落也不是世界。正如对女人来说，世界并非都是男人。对父母来说，世界并非都是儿女。对老百姓来说，世界并非都是政府。

宝嘉康蒂死后第二年，弗吉尼亚17岁以上的全体男性移民饿着肚皮，选出了22名代表组成的北美第一个议会。第三年，150名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从荷兰前往弗吉尼亚，在船上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成为北美也是人类的第一份宪约。10年后，马萨诸塞的首任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在另一艘船上对乘客们发表著名的布道《基督之爱的典范》。把汪洋中的一条船变成一个天然的共和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摇摆不定的旅程中偶然摆脱了出身论，成为船上一个平等的乘客。

即使在清朝，对华人移民罗芳伯和他的兄弟伙来说，一旦他们登上去婆罗洲（今天的西加里曼丹岛）的渔船，一个“走向共和”的历程就已拉开序幕。世界不再等于秦始皇加乾隆帝，世界变成了一段华人版的“风中奇缘”。1776年，罗芳伯与当地苏丹结为弟兄，率众抗拒荷兰人。苏丹割了一块地答谢华人，在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这一年，也就是华盛顿拒绝称帝的前12年，罗芳伯黄袍加身，却拒绝称王，以帮会自治为依托，以天地会纲领为宪章，创建了一个总统制的共和政体“兰芳共和国”。据说他曾去过雅典考察共和政体，兰芳共和国的各级官员均由民众推选，国民达百万之众。前后历时110年，产生过非世袭的12位元首，称为“大唐总长”。这个共和政体长期与荷兰人拉锯，1886年，最终被荷兰所灭。

李光耀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的首任总理后，曾将自己比作罗芳伯。1961年，历史学家罗香林的《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在香港出版。第一次完整讲述了这个消失的华人共和国，也是人类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这个故事显然没有《新大陆》浪漫，也不如它有根基。但却是中国人最想看的一部电影。我不禁想起哈耶克的话，他说“个人主义在英国和荷兰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在那里，“个人主义第一次得以自由生长，并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这话真是厉害，当清教徒遇见美利坚，天地会遇见尼德兰。曾经的应许，你永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实现。你只要相信“世界并非都是埃及，”相信压伤的芦苇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不会吹灭。看完这部诗一般的电影后，你就不会失眠。

# 素棺

2005年4月8日上午。罗马梵蒂冈。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丧礼。  
郑义

当人们抬着那棺材从圣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门厅出来，通过几棵苍翠的盆栽棕榈树，走进南欧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风——

我眼前顿时一亮：一个长形木箱，一个包装箱！

温存明澈的阳光下，人们将装帧着八十四岁教宗的木箱抬到圣彼得广场中央，直接放置于一块红地毯上。后来我知道这是教宗的遗愿，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谦恭。高低尊卑是人类通感，无须翻译。按照中国汉地习俗，棺木应以特制的名为“交木”的高凳支起，以取“离地三尺即成佛”之美意。这位德行圣洁、地位崇高的老人，却直接躺卧在大地上，一个降卑得不能再低的位置。

来自全球的二百多位国王、王后、总统、总理和首相，亲见这只俭朴的木箱从大教堂暗影中抬出来，置于他们脚下。不知道这些尊贵显赫的人作何感想，我分明感觉到某种来自心灵的震撼。

我曾经是一个木匠。一瞬之间，我觉得我领悟了教宗棺材所隐含的意义。

一个高贵的灵魂在离世之际向我们表达的谦卑。

如葡萄酒般令人沉醉的春风中，棕榈树舞动着优美纤细如诗如歌的树叶……

## 二

从电视画面上，以人身高为参照，我迅速作出了习惯性的职业判断：高不及膝，大约五十厘米上下，长约两米。从木色及疤节看，材质为最常见的松柏木。板子不算厚，5厘米左右。榫卯粘接，最简捷最传统的木箱结构。准确地说，这不是棺材，而是一只木箱，一只没有油漆的长木箱。用木匠的行话来说，一只“白皮木匣子”。我们甚至不会说“白皮棺材”，因为棺材是有讲究的，不能如此简陋。

年轻时，我当过乡村木匠，还做过建筑木工，打造过不少棺材。常常是下班收工之前，木工厂的头儿走进机声喧嚣的车间来布置任务。他大声吆喝道：嘿，歇歇……又使劲拍巴掌，或者随手拿起一根木方子敲打靠门口的木工案。待电刨子电锯都停下来，便宣布某某师傅过世了，今天辛苦大家加个班，赶做一口棺材。

孝子就在车间门口跪下，向散布于各式工作台边的木工们磕个头，低声说有劳各位师傅了。老木工们就说，赶紧、赶紧起来，赶紧地……嗨嗨，你爹他咋说走就走了！孝子递过来几封点心饼干，放在就近的木案上。头儿就说，大家先垫巴垫巴，赶完了工，晚上，主家在食堂预备了一桌酒菜，有酒啊！一听有酒有菜，弟兄们就乐了，也顾不得孝子还没走，车间里吆喝成一片：听见没，有酒啊！今儿晚上做个圆的！——所谓“圆的”，是指棺材盖和两块侧帮要做出弧度，看上去很排场，正儿八经的棺材模样儿。这三块大板要做出弧度，是要多流点汗的。拼板对缝要掌握好角度，燕尾榫也不好打，最后还要用手工刨推出平滑光洁的弧面。总而言之，那几口酒也不是白喝的。若无酒菜，等孝子一离去，弟兄们就会叫唤：肚儿都混不圆，棺材也没法儿圆！那一晚，就只能对付一口平板棺材了。

下班前，制材厂便用卡车送来新锯解出的松木板材，木香四溢，至少有两寸厚，超过了教宗的棺材。照老规矩，越是富贵之人，棺材板就越厚。一位令人敬重的老木工师傅过世，弟兄们心里不好过，也发表不出如何感人的悼词，只知道闷起头来把棺材往好里做。一不小心，棺材板就厚得出了格儿。这具木工厂历史上最排场的棺材什么都好，就是太重，多少人也抬它不动，最后是动用了吊车。

如此，依我制作棺材的经验，教宗的棺材实在未入流，不能称之为棺材，只能说是一只没上漆的白皮木匣子。正儿八经的好棺材，除了材质优良，做工精美，还须油漆彩绘。在我插队的太行山区，旧时士绅家棺材，每年都要用大漆油一遍，七八遍下来，真是油光瓦亮。有的还烫松香，二三百斤松香烫上去，日后棺材朽烂如泥，这松香壳子也是巍然不动的。大财主家，舍得花钱，还要贴金彩绘，画上些松柏梅竹、鹿鹤龙凤等吉祥物。有的则画了宛如仙境的庄园别墅、亭台楼阁，叫老人看了高兴，也显出后人的孝敬。现如今中国人盛钱了，棺材也就与时俱进，更为阔绰排场。贴金彩绘不算了，讲究起精雕细刻、“工艺棺材”。什么“百寿全浮雕”、“百福全浮雕”、“九龙全浮雕”、“龙凤线雕”等等，死都死出了“千年盛世”之气派。

这样比照下来，教宗那只薄薄的未漆未画未雕的木匣子，即便勉强称之为棺材，也是一具白茬棺材——素棺。约翰·保罗二世，怎么说也是一位大人物，按照中国大陆的翻译，是“教皇”，应享九五之尊的。当然那译法饶有深意，事情做得不够正派。“教宗”“教皇”皆意译，其拉丁文原文是papa，即父亲之昵称“爸爸”，并无一丝“皇帝”的意思。大陆之外通常译为“教宗”，祖宗、宗庙之宗，是取其头衔中“教会创始人圣彼得继承者”之意。即便如此，即便不是“教皇”而是“教宗”，不是“皇帝”而是“宗徒”，也不应该是一具素棺就抬出去埋了的。

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写教宗的素棺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故事了。当过木匠的作家恐怕不算很多，做过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当过木匠做过棺材并亲睹教宗葬仪且为素棺所震动的作家，全世界有几位呢？

### 三

后来媒体报道证实，教宗的素棺确系柏木打造。就心中不免小有自得：当年辨认木材的基本功未曾荒废。中国民间也喜爱以柏木为棺，芳香防腐，又是常见树种，经济实惠。可惜大树伐尽，时下已找不到可割

制棺材的大料，能用柏木做个棺材堵头，也就不错了。对于基督教，柏木则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柏木在圣经里被称为香柏木，用于祭祀和建筑。所罗门王所建的神殿，就是以香柏木做栋梁、做墙围，做祭坛。这种圣经作家经常提及的与神相关的树木，自然给信众以特殊的亲感。

在中国古代，棺木以梓木、楠木为最佳。这两种木头，皆质地温润柔和，木理文静典雅，不易变形，百年不朽。古代帝王将相多以梓、楠木为棺。可惜梓木已基本砍光，现从美国进口。楠木离绝种不远，早就见不到了。制作棺材的材料，除木材之外，还有铜、石等等。铜棺自然昂贵，石棺若选用大理石花岗石等优质石料，再加以雕刻打磨，也是只有帝王可享用的。

还有一种棺材叫船棺，是中国南方古老葬具。顾名思义，其状如船，如独木舟，一般用整段巨木刳成。底部盛尸，两头微翘，如船头尾。棺盖作半圆形，也是一段刳空的树木，如遮阳避雨的船篷。迄今发现的最古老船棺，是悬葬于武夷山岩洞中的两具，均用整段楠木刳成，与现今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相仿。经碳素测定，制作时间距今三四千年以上，大致与埃及金字塔同期或稍晚。江河难以涉渡，使初民幻想生死之间必有一水为分野。以船为棺，或是想让死者魂灵渡过天上银河，返回遥远之故乡。这真是一个关于永生的美好期盼。

历史步入当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也同时带来一种极具创意的葬具——水晶棺。这里面就有了新故事，是与教宗素棺和历史上一切葬具大异其趣的。

## 四

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宁的。他缔造了无产专政，从巨掌中释放出雷电、烈火与旷世大饥馑，是始皇帝，自然应该以不朽之躯光照万代。以天然水晶制棺，绝非易事。按照苏俄早期的技术条件，估计也就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更困难的是遗体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缠裹起来，还要保持庄严安详，栩栩如生。奉命参与其事的医生们害怕试验失败惨遭不测，一个个虚与委蛇。惟有一名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泽巴斯基同志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从此，他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年年岁岁与尸身为伴。每周两次开棺，把遗体送进消毒室检查、涂药。每十八个月把遗体放入防腐液浸泡两周。但遗体之腐烂不可阻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替换了部分开始腐烂的皮肤和双手指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逼近莫斯科，列宁遗体被送上一列装甲火车，紧急转移到西伯利亚油田。泽巴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充分利用了“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施行了一次奇迹般的“青春疗法”：他们清除了列宁皮肤上的色斑，填高了已塌陷的鼻子和眼睛，以至于战争结束返回莫斯科后，人们感觉列宁的容貌似乎比刚去世时还年轻。惜乎好景不长，尸体继续腐烂，只好再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至六十年代，遗体再次大面积腐烂，势不可挡，即便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手术精湛，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出丝毫破绽。

因保护列宁遗体厥功甚伟，泽巴斯基先后被赐封了一大堆名号勋章。斯大林多疑。列宁的其它近侍，如列宁陵墓指挥部的几任司令，包括列宁早期的卫队长，皆先后被秘密处决。一位与泽巴斯基亲密合作的



著名教授也神秘死亡。在忠实守护列宁遗体二十五年之后，泽巴尔斯基也成了克里姆林宫锦衣卫的下一个猎物。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在没有找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之前，不要动手。”自然，被克格勃惦记上了的泽巴尔斯基最终也未能逃脱厄运，但没有杀头，仅仅是被捕入狱。他的儿子小泽巴尔斯基奉旨接班，先后参加了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干共产领袖的遗体保存，成为一代偶像制作大师。

## 五

斯大林去见马克思时，老泽巴尔斯基还在吃牢饭，但他所发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遗体处理秘技却流传下来。斯大林停止呼吸两小时后，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然后再运去参加规模盛大的追悼仪式。其后，防腐处理进行了三个月，同时赶制出新水晶棺。由于初期防腐处理及时，斯大林遗体状况绝佳，本当永垂不朽，却不料八年后的1961年深秋，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二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时，已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第六个年头了。

决议通过当晚，红场实行戒严。

克里姆林宫卫队开启水晶棺，把斯大林请出来，安放到一个普通木棺内。匆忙之中，没忘记把元帅礼服上的黄金纽扣换成铜的。遗体覆以黑纱，露出脸和半个胸部。然后钉上棺盖，由八名军官抬到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一个刚掘出的土坑边。简短默哀后，埋进墓穴。有人证实，新土上又倾倒了几个车混凝土。那意思是永远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来了。

多年后，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守墓士兵来到《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就在迁葬那晚，红场上聚集了大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打算阻止迁葬行动。情绪激动的老乡们冲到陵墓前，与守墓士兵们扭打，抢夺枪支。精锐的“捷尔仁斯基师”紧急出动，“像扔柴禾一般，把在场的格鲁吉亚人统统扔上卡车；洒水车则将死者血迹冲洗干净。”

奴隶为暴君打抱不平，却又遭习惯性野蛮弹压，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委实令人无言以对而唯有叹息。

## 六

水晶棺俨然成为共产帝国之祖制，就连以简朴著称的胡志明也不能不躬行如仪。胡撒手尘寰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的1969年初秋，有幸没看到数百万民众投奔怒海的最后一幕。据估计，出逃者中只有半数抵达了自由的彼岸，另外一半因饥饿、脱水、风浪、船只损坏或海盗攻击而命丧大海。

早在胡志明逝世前两年，越共高层就秘密派出专家组远赴苏联，接受列宁陵墓研究院专家培训，掌握了人死之后最初二十小时防腐绝技。胡病危期间，苏联专家组便赶到河内，准备随时伺候。胡刚咽气，装载遗体的车队便开出主席府，驶离首都。适逢战时，为躲避美国飞机猛烈空袭，军队在距河内三十公里的某处热带丛林中抢建了一座临时地宫。在这个代号为75A的秘密基地内，专家们取出死者全部内脏，清洗了整个循环系统，直至每一根毛细血管，然后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动作之快，真正是尸骨未寒。由是之故，胡志

明遗体状况远较列宁及后来的毛泽东为好，与斯大林不相伯仲。

始料未及的是，不旋踵，这个临时地宫附近居然发现了美军伞兵。虽合乎逻辑的判断是搜寻失踪的飞行员，但亦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再次转移。新的避难所建在一山洞里，距75A基地约七十公里，代号为K84。为保密计，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只在夜间行动。为躲避美军空中巡视，每修筑一段山路，就让装甲车走一段，随即连夜将这段山路毁掉，恢复原植被。如此走走停停，夜行昼匿，耗时十余天，装甲车才走完这段并不漫长的路程。这次密林转移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情感，实令人感谓。

三年半后，1973年初，美越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胡遗体再次迁回75A。再两年后，官式陵墓落成，胡志明躺在水晶棺里返回首部河内，永享香烟。

## 七

在胡志明水晶棺里，他的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俭。（这与毛泽东穿了几十年打了七十三个补丁的睡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陵墓、水晶棺以及尸身防腐的巨额费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种反讽，并联想起另一类棺材，那些属于赤贫者、被屠戮者、被驱策而枉死者、被剥夺被凌辱者的最后长眠之所。

我在长篇小说《神树》里写过一种“活底棺材”。那是文革后期太行山区的新生事物。说人死了不给国家作贡献，还要占口棺材，要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其实也真是缺木料。老一辈人栽的，山坳里长的，只要是树，都砍绝了。这种“活底棺材”，也不知系何人所发明，棺材底是活的，抬到墓坑上，开关一搬，死人就翻进坑里。摔得灰头土脸，如同摔死狗一般。气不过的，就偷偷半夜刨开，给死人擦了脸，一床棉被一裹，两口大瓮一对，将就着一埋，也就算送了终。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节，用棺材埋人还是颇有风险的。许多棺材刚埋进去，夜里就有人刨出来。不是盗陪葬，而是要木头。最早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陕西省佳县（即原葭县）张庄，在强迫集体化之后就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消息灵通，城里谁家白天埋人了，晚上就去把棺材板刨出来，锯成薄板、木方，再制成风箱炕桌箱柜椅凳，拿到城里去卖，然后到“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这样看来，“活底棺材”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韩战期间有一种“布棺材”。战死的中国军人，一般就地掩埋。布棺材是一人形单层白布套，中间开缝，一边系带。人刚死，尸身柔软，用布棺材摆弄好了，就象是一堆堆白面袋。一位军队文化教员回忆道：

“覆盖在布棺材上只有薄薄一层土，两三寸左右。下雨天，每个低矮的小坟头四周汪着淡红的血水。大雨滂沱时，就溅起粉红色水珠。雨水浸泡着尸体，经久仍流出淡红的血，奇怪极了，惨极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战争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按当时规定，只有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须运回国安葬，其余的，就都“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毛时代，饿死累死的右派反革命一般没有棺材，挖个坑盖点土就算很“革命人道主义”。开头还插块木牌子，写上劳教人员某某之墓，后来死人多了，来不及一个个埋，就一批批埋。有的劳改农场用推土机挖大坑，一层一层地，就象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么摆起来埋。杀人不当回事，随便安个罪名，拖出去就毙

了，每次还要全体列队观礼。见多了，生死就无所谓了。被杀的人也坦然，说，“我们死了有个好棺材——狼肚皮！”山上狼多，枪毙了的人草草埋点土，都被狼掏出来吃了，此谓“狼肚皮棺材”。虽为黑色幽默之语，但确凿装过无数死者。纵然无法归入任何棺材分类学纲目，仍为现实之一种，或可略带一笔，聊作红朝志异。

## 八

胡志明是杀人百万级的，毛泽东是杀人千万级的，至少在人数上超过了斯大林，自然更加伟大，是更应该享用水晶棺的。毛驾崩之后，中共“一号工程”紧急下达：赶制水晶棺，以供万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话，下面可就为难死了：世上仅苏联有制造水晶棺的经验，可现在不相往来，上哪儿打听去呢？有人记起孙中山逝世时，曾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没用上，便寻到香山公园某库房，找到这具尘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不过是镀镍钢框架玻璃棺，哪里是什么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热性能都不好。据驻外使馆提供的资讯，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属框架支撑，还有光学缺陷，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称之为水晶棺，不过是特种玻璃的一种过誉之词。但是，“一号工程”明确指令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谁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种玻璃取代？于是，“水晶棺”这一美称这一传说这一关于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绝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为现实。

水晶，古老又稀有，亦称“水精”、“水玉”。透明石英的结晶体。硬度为七，殊难加工。过去，珠宝商查验水晶，皆手持一小钢锉，刻不出划痕者方为真品。一颗宝石级珍珠之长成不过需时数年，水晶却需数百年甚至数千万年。水晶尚有一神奇特性——吸收阳光，储存的阳光越充足越是灿烂。因其贵重、佳美、奇异，遂成为制作名贵首饰的材料，水晶钻石便是其中之极品。材质较钻石经济，却视觉上又如钻石般光艳夺目。全世界顶级“水钻”出产于莱茵河北岸，叫做奥地利施华洛钻，简称奥钻。与之一河相隔的捷克钻也算是名钻，但吸引阳光能力不如奥钻，不如奥钻璀璨炫目。

一具棺材之所需，可制作上亿颗水钻了吧？

那些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

## 九

天然水晶蕴藏量极为有限。南美巴西独占全球总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头，分散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几个国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苏东海县105矿，是一个保密单位，因天然水晶是国防战略物资。既是御制水晶棺，则无所不尽其极，所用矿石要晶莹剔透，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所含气泡还不能超过两个。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们不眠不休，从数万块矿石里一块块精选出超级水晶三十二吨，用飞机火车分批送至北京。

研制工作交付给北京、上海和锦州三个保密厂协同完成。为稳妥起见，试制时没敢用天然水晶，而以K9人造水晶代替。昏天黑地的五个月后，北京玻璃总厂试制的一号棺送交审查。博物馆大展厅，水晶棺里是一个

穿好衣服的人体模型，头是毛的石膏像。灯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现了几个映像。中央领导们紧张了，转过来再转过去，说“怎么看见有五个‘红太阳’啊？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我们只能有一个‘红太阳’。”

当然只能有一个“红太阳”！一号棺被否定。紧接着的二号棺也失败在“红太阳”的数目上。天无二日，自古皆然。但连影儿也不能有，就有点象笑话了。经不懈努力，三号棺终于成功。“红太阳”不仅活着是唯一的，死后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就是用昂贵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枪地做四号棺了。

天然水晶很小，眼镜片大小的也罕见。制造超大型水晶板材，全世界也没有成熟工艺。情急之中，只好祭出“蚂蚁啃骨头”之看家本事。先把水晶研磨成粉状，再把水晶粉熔炼成几厘米见方的小块，最后把小水晶块一块块往大里熔接。水晶熔点超过钢铁，高达摄氏1700度，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若参入一个气泡或一丝杂质，那就意味着整块水晶大板完全报废。这种高温高难度高政治风险的超级工艺，无人敢于一试。在反复动员下，一位石姓老技工斗胆走上了操作位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他必定是三代工农，如他所熔焊的超纯度水晶，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丝毫疵瑕。1700度的高温下，他紧盯焊缝精心操作，厚厚的金属防护服上青烟缭绕，还有专人往身上浇水。后来敢上手的人多了，进度这才加快。但每次的熔焊量以克计，而整个水晶棺重约两吨。工人们说，越往后，人的胆子就越小，生怕出现一丝杂质而前功尽弃。

1977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于制成。此为四号棺。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又制做了五号棺。

最终完成的水晶棺，实际的长、宽、高数据，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不到一根头发丝粗细。

为保证呈梯形的棺体真空拼接，其板材长宽之比允许误差为万分之一。

水晶棺石英纯度达到了“六个九”——99.9999%，即杂质含量为百万分之一。这种水晶棺，全世界从来没人再也没人能做出来，从亘古直到永远。

## 十

毛的水晶棺，除北京玻璃总厂的这先后五具，上海、四川等地还自行制做了二十余具，以表达对已故君王的抑制不住的热爱。

所有这些水晶棺奇迹，皆指向一个最终的奇迹——肉身不朽。

遗憾的是，此一终极关怀已不可能实现——

毛泽东逝世当日，遗体只进行了一般性防腐处理。按照中共峰层最初安排，遗体将在吊唁活动结束后火化。因毛生前曾号召火葬，并带头在文告上签字画押。始料不及的是，内部党争激烈，次日又做出永垂不朽的决议。朝令夕改，这就给紧急召来的专家学者们出了天大难题：要长期防腐，须死后两小时取出内脏，并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洗净，然后注入防腐剂。现在血液没有及时放掉，要做长期防腐为时已晚。别无他方，御医们只好立即往遗体里灌注常规性防腐剂福尔马林。灌到文献要求的十六升，无人敢叫停，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从毛孔中渗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诞，全身肿胀，脸如气球，

颈头同粗，两耳外翘。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道：“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如寒冰般凝结的气氛中，有人吓得几乎虚脱。于是，人们又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颈，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轻医生用力稍大，把脸右侧皮肤擦掉一小块，吓得浑身发抖。多亏一沉着冷静的老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细心涂抹，总算看不出来了。经长时间揉挤，毛面部退肿，两耳外翘已不明显，颈部还粗。但灾难总算过去，勉强可供瞻仰了。

接下来，就应该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的处理了。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们完全束手无策。本应向苏联讨教，但苏联是毛生前最痛恨的“修正主义”，水火不容，还在乌苏里江上打了一仗。于是，只好转而向其真传弟子越南求助。越南人不仅掌握了苏联遗体防腐的全套秘籍，且出于蓝而青于蓝。在中苏冲突中，越南一向骑墙。这次故伎重演，只传授初期保存技术，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既给了中国面子，又不致得罪苏联。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层一声令下，一批处于被监视劳改状态的专家学者即刻“解放”。有人上午还在“五七干校”放牛啃窝头，下午就被紧急装上飞机，到北京方知所为何故。

列宁遗体，二十年后开始大面积腐败，四十年后烂光，仅剩一颗头颅。毛已陈尸三十余年，大约也烂得差不多了吧？对此，当局已有万全之策，早就做了一真假莫辩的蜡像，烂光了又如何？

## 十一

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厂、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精心研制水晶棺同时，我们木工厂的弟兄们也隔三差五地打造些寻常木棺。汗流浹背，兴高采烈，为了午夜之后一桌简单的酒菜。如若一段时间喝不上酒，就会怅然若失地互相打问：嘿，怎么不死人啦？老师傅们就会说，等春天看吧，一开春就忙不过来了。我就一边推着刨子，怔怔地看着从刨口翻出来的一缕缕刨花，纳闷着：怎么会是春天，那不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吗？

就在毛泽东逝世那年，记不清季节了，我还单独打了一口棺材。

凭一人之力做棺材很少见，因为棺材料太厚重，一个人奈何不得。但我打的这棺材是穷人的，不重，只能算木匣子。一日，运输队修理工黑小寻来，说弟弟死了，给打口棺材吧。黑小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小伙儿。相貌英俊，个子高而匀称，家境贫寒，几十块工资养活着他妈和两个上学的弟弟。一年四季总穿件沾满机油的破工作服。冬天在室外修车，顶风冒雪的，就套上件同样油腻破烂的小棉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千人的大单位，无论谁喊一声“黑小”，就一准会看见一张向他扭过来的笑盈盈的油花脸。黑小那绵善好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二十岁出头，正是不服气爱惹事的年纪，却从未见过他跟谁红过脸。又聪明能干，修车技术一流，再加上仗义，淳朴、诚实，搁在今天，全中国恐怕找不出几个了。私下喜欢他的姑娘不少，敢谈婚论嫁的就不好说了——太穷，在那个穷困时代里也是数得着的穷！

从来不求我的黑小说他弟弟死了，我也不敢多问，背上帆布工具袋，拎两张锯就跟他走。他家远在几百里之外，一座小城边上。记得是土房，一户户，用板皮子钉成的栅栏隔开。一家人红着眼圈儿，我就自己四处掂摸木料。拆了副旧床板，院角上找了几块厚薄不一的杂木，似乎还从栅栏上撬下来几块厚实点的板皮

子，锯一锯钉一钉，好歹凑成了一口不大不小的薄棺材。我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啥棺材，埋人的匣子吧，到地方不散就行。合力把他弟从炕上抬过来装进去，十多岁的大孩子了，怎么说病就死呢！把“木匣子”盖上后，我抬起头，看黑小一眼，问：怎么着？黑小红着眼说，钉吧。我抓起一把大钉子，闷头就钉。哭声顿起，剩下的一家三口，围在棺材边喊那孩子小名，哭叫道：“躲钉！躲钉啊……”我心里一颤，就更发狠地抡圆斧子钉。板子太薄，钉子稍微一偏就会出头。虽然留心尽量钉正，但想着钉尖下是个苦孩子，心里咋也不好受。“他娘的，没讲究，没讲究……”就一边钉一边默念着安慰自己，“没讲究，没讲究，咱穷人家有他娘的啥讲究呢！”

然后，抬到郊外，挖个坑，埋了。

## 十二

毛泽东去世十八年后，金日成也骤然辞世。他不独是朝鲜人民的金太阳，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自然应盛敛于水晶棺，以光照千秋。

金日成死得突然。1994年盛夏某夜，金从外地视察回来，甫坐定，便得知一位亲随上将病故。追问病因，答称脑溢血。又问如何救治，答称保守疗法。金气得浑身哆嗦，拍案大怒，问“为何不开颅抢救？这些医生就怕负责任！是不是住的烽火医院？把院长叫来，给我说清楚！”话音刚落，便呼吸困难，骤然倒地。周围乱作一团，急呼直升飞机抢救。时逢夜雨，直升机慌不择路，竟撞在山腰上坠毁。第二架直升机随即起飞，战战兢兢避山而行，停落在别墅外一箭之地。保健医生及一众亲随撑着雨伞，用担架将金日成抬上飞机，急赴平壤烽火医院抢救。保健医生当时便诊断系心脏病突发，本应就地抢救而不能大动，但责任过于重大，御医乱了方寸。经如此一番折腾，烽火医院亦回天无术。几小时后，金日成失去生命迹象。医院院长和保健医生被捕入狱。朝鲜举国致哀，如天塌地陷。全国两千二百万人口，至平壤吊唁的竟达一千万。也就是说，除老人孩子，几乎所有青壮男女都去了。举行国葬时，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群众哭声震天，晕死者不计其数。

金日成是朝鲜人民的父亲加天神。在中小学课本里，金手持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老三八式步枪，当着彭德怀面，一枪击落一架美国飞机。还当着一群天真孩童之面，用一粒花池里随手捡起的石子，挥手間击落一颗美国卫星。一位西方肖像画家曾如是说：“我第一次拜会主席的瞬间被无法言明的灵感所笼罩。他的尊颜中散发出的全知全能和博爱之光芒，是我此前所不敢描绘的上帝之崇高形象。我画的不是人的肖像，而是上帝的肖像。”

同志们，说的何其好啊！它道出了偶像崇拜的秘密：以人凌驾于神，把人性的罪恶神圣化，把那些以杀戮、抢掠、仇恨、奸淫、欺骗为业的暴君尊为上帝。

金上帝的遗体也是由前苏联专家做永久防腐，然后高卧于鲜花簇拥的水晶棺，供人恸哭顶礼。参拜者要通过顶级安检，禁止携带任何物品。要在自动清洁地毯上除尽鞋底尘土，再经吸入式过滤器彻底清除衣服上的细菌。到得金日成寝宫，参观者要绕水晶棺一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向领袖深深鞠躬。许多人难以抑制，放声痛哭。最令人难忘的是通往寝宫的通道，这是一条长达七八百米的电动走廊，其速度之慢，或为世界之最。二十分钟的蜗行牛步，使人倍感压抑而不敢不生敬畏之情。每隔二三十米，更有一身着民族服装的朝鲜女子端庄而立，面带哀思，宛若活殉。不知道这些以哀伤为业的美女俑，在日常生活中能否洗脱死

亡的气息。她们的青春与爱情，还能拥有烂漫无忧的笑靥吗？残暴如秦始皇者，殉葬者亦不过陶俑而已，如何比得上妙龄美女鲜活生动。

金日成遗体防腐处理耗资一百万美元，每年维护保养费八十万美元。其陵寝“锦绣山纪念宫”造价八亿九千万美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可购买玉米六百万吨。以同期朝鲜饿死人口三百万计，平均每人两吨。

### 十三

教宗的素棺、我当木工时和弟兄们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属，委实与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十八层地狱。

而且，这些普通简陋的棺材，装的尽是无权无势的穷人、好人。水晶棺则不然，那些以尸身不朽来僭越上帝的偶像，无一不是两手染血的杀人犯。其中被认为较为温和的列宁，心底也激荡着仇恨嗜杀的旋风。

列宁曾亲自下令将已逊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满门杀绝，包括皇后、四位公主、十四岁的小王子，甚至连带一名御医和三名侍从，并怯懦地毁尸灭迹。

列宁派出武装工作队到农村抢粮，遭农民反抗。为镇压某地区农民暴动，他亲自下令绞死“至少一百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要求“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要求公布姓名、抢走全部谷物。他还特别写明，“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农们，他们正在被绞死，将窒息而死。’”

列宁镇压僧侣的反抗：“……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现在我们必须……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数量越多越好，……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列宁甚至还下令枪毙那些因传统节日而不来上班的工人。

太多的杀戮和鲜血，迫使曾率先炮轰冬宫因而被称作“十月革命的光荣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德水兵发动起义。1921年春，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多，两万六千名水兵、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在集会上呼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家伙们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对这些革命元勋，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他命令六万军队立即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困守要塞十二天后，起义者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了他们最后的声音：“……我们在临死前高呼：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

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的解密文件描画出列宁富于历史首创精神的残暴。自列宁始，不加限制的残暴成为共产世界之通例：废止法律的专政、有组织的恐怖、大规模杀戮、大规模饿死、按数字杀人、杀农民、杀工人、杀军人、杀资产者、杀知识分子、杀不同政见同志……列宁最优秀的学生如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杀人已杀到人类思维无法理解的疯狂魔幻之境。

这样的一些仇恨与死亡的播种者、死神，怎么就胆敢盛敛于透明的水晶棺里供后世瞻仰呢？

他们与希特勒一起，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怎么就胆敢奢望永生呢？

## 十四

陈尸水晶棺似乎并非这些红色君王之本意。

一说列宁希望安葬于圣彼得堡与母亲相伴，却未找到书面凭据，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在一封信中明确谈及列宁希望葬于克里姆林宫红墙脚下，应该是确实的。斯大林死于暴病，未及留下遗嘱。毛泽东带头签名火化，并曾对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没有任何线索证实胡志明想进水晶棺。金日成死于心脏病发作，也没有托付身后之事。尽管如此，在最高权力转移的非常时期，他们的皇储们为了以先帝之威望确立新君之地位，仍旧把他们装了水晶棺。因此，有人说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宪的极权主义者也被他们所创立的制度剥夺了自由。此话有几分道理，但细思量起来，似为一偏之论。究其实，这些红色君王们尽为偶像崇拜痴迷者。从他们一生自封神圣之行状，以及蛰伏于内心深处的隐秘欲念，水晶棺应该是一个没有违背他们意志的逻辑终点。

这些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虚无主义者，说不怕死，其实是最怕的。斯大林有过四位替身。外出时让替身坐车从克里姆林宫出发，走标准路线，他则走另一条小路、绕路。斯大林不信任医生，不准医生接近，甚至拒绝服用克里姆林宫药房的药，而让卫队军官到莫斯科郊区去买。给他看过病的医生下场都不好，不是解职就是逮捕，只有少数例外。毛泽东出行，则是临时指定路线。住下后，一起疑心，即刻转移。某次在庐山开会，突然说一声“走”，不顾夜深雾浓，命卫士在车前打手电探路也要走。到“美庐”本应住下，不料毛又一声“走”，就再走，转移到另一处不起眼的小别墅“175”。毛的专列火车头，出发前要把煤尽行卸下，再由保卫人员一铲一铲装上去。水箱的水要全部放掉，要人打着手电爬进去检查。毛晚年有一次患病昏迷，刚醒过来，守候在床边的周恩来紧握他手，泪水夺眶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委实是最知心贴肺的一句话：一生一死，难以割舍的是权力。一口气喘不上来，生杀予夺的大权和超过所罗门王的荣华富贵便成过眼云烟。既然必死，那末，在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里，能使尸身不朽并供万世敬拜的水晶棺，就成了永生、永恒的一个假想的实现。

只是，这种永生是极为可怕的。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第一位杀人犯该隐的故事。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上帝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谎称不知。上帝便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上帝判该隐流放远方，并在他额上刻下记号，免得为人所杀，并宣称“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死亡是太轻的惩罚。该隐必带着耻辱的印迹与世长存。

水晶棺就是现代该隐那可怕的印迹。

他们就不怕后人会指点着他们的不朽之躯说“那就是他”吗？

他们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时候到了，上帝将从云端轻声问：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



## 十五

又想起教宗的棺材，那只停放于圣彼得广场上简朴至极的木箱。

紧贴着慈母般的大地，其上淡蓝色的春风、自由安详的鸽群、如女声合唱般圣洁又深邃的天穹。

一切安排皆缘自梵蒂冈传统以及教宗本人遗嘱：历代教宗皆安放于一具不加修饰的柏木箱，教宗还特别嘱咐要“素棺”放入大地，并在棺盖上撒一捧祖国波兰大地的泥土。

走笔至此，一线晨光渐照亮思维的小径：水晶棺与素棺，奢华简朴倒在其次，其深在的意义是死亡——如何理解并面对死亡。

教宗是波兰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焦土之上，曾先后生活于德国纳粹和共产制度之下。纳粹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还使更多的人死于战争。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极权，使超过一亿人死于屠杀、秘密处决、监禁、苦役、街头暴力和人为大饥馑。教宗曾如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不幸出现了两个极权体制：带来战争及集中营的纳粹主义、带来高压及恐怖统治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我是从内部来认识他们的。”这种亲临现场的悲剧性经历，必然使他对人的自由，人的死亡产生至为深切的关怀。

教宗个人也多次与死亡相对。在那些四目凝望之际，应该比我们更深地洞悉了死亡的秘密。

教宗早年生涯一直笼罩在亲人死亡的阴影中。童年丧母，少年失兄，青年亡父，自此孑然一身。十五岁时，一位玩伴拿捡来的手枪开玩笑地朝他扣动扳机，子弹从头边呼啸而过。十九岁那年，和父亲在逃难途中遭到德国飞机贴地扫射，弹如飞蝗，死生一线。二十岁在采石场服劳役，崩落的岩石砸死了身边的工友。二十三岁遭遇两次严重车祸，其中一次是被德军重型卡车撞成重伤，昏死在路边排水沟，被一位不知名的女人救起。六十一岁在梵蒂冈遇刺，刺客近距离连开两枪。

那末，对他来说，死亡是什么呢？

## 十六

“不要害怕。（Be Not Afraid.）”

“不要害怕”，这是他当选为教宗之后对人们所说的第一句话。

从那时起，这一句“不要害怕”就成了他的口头语，成了他标帜性的语言，成了他对基督教世界以及全人类的不断重复的伟大召唤。他以此激励普天之下受苦受难者，也以此真诚自勉。教宗在位26年，是近世纪任职最长的一位。如果你眼睁睁看见他从体魄强健、精力过人的盛年逐渐老去，日益虚弱不堪，眼睁睁看着他艰难挣扎，临近死亡，却依旧在那里永远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就不得不认真思索一番此话之真意。

如同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决定了白昼与黑夜，上帝与人的互动则分出了信仰与虚无。不要害怕饥饿、匮乏、压迫、凌辱、不要害怕人世所加诸于我们的一切苦难。也不要害怕自私、贪婪、软弱、仇恨，不要害怕我们内心深处不时涌动的种种罪恶。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一切。你只须敞开心扉，接纳那位伟大的爱的使者耶稣基督。——圣经坚定不移地宣称：“在爱里没有惧怕。”

在母亲怀中没有害怕。是啊，在生命的创造者、爱的恩赐者上帝怀中，你害怕什么呢？

初代门徒约翰曾用一句话简约概括圣经救赎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约翰，就是亲临耶稣殉难现场，并接受耶稣气绝前最后嘱托，把玛丽亚奉为生母的那位约翰。也就是追随耶稣之前在加利利海上打渔为生的渔夫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十二使徒中唯一没有被钉十字架或砍头的约翰。公元九十六年，约翰从流放地拔摩海岛回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城，在那里继续传讲耶稣的生平和思想。其时他已近九十高龄，年迈体衰，只能请人抬到聚会之处。每次讲道都要说：“孩子们哪，你们要彼此相爱！”最后一次讲道，也是阐释这一句话。讲完之后，就在讲台上安然谢世。

——讲述一株玫瑰，使徒约翰始于根系，教宗约翰则始于繁花摇曳的枝头。

这是同一株爱的玫瑰。

## 十七

1979年，教宗当选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整个波兰社会为之撼动。其时，社会主义波兰正陷于迷茫与绝望，工人运动惨遭镇压的流血场面仍叫人心有余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种场合，直接向上千万信众发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对饱受欺凌的同胞说：“你们是人，你们有尊严，你们不该卑躬屈膝。”他犹如一股自由的信风席卷波兰，驱走恐惧，带来信仰、希望和爱。

次年，民主运动狂飙再起，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震动世界。名不见经传的电工瓦文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波兰的勇气与希望。

瓦文萨始终把教宗视为最可信托的精神领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时期，曾与教宗在一片树林中秘密会面，没有政治密谋而唯有灵魂的倾诉。瓦文萨向教宗坦陈内心深处的隐秘，说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对权势者挥之不去的仇恨。他备受煎熬，如被囚禁于心灵的地狱。教宗对瓦文萨推心置腹，用上帝之爱劝勉他，鼓舞他凭借神的力量驱逐灵魂中的黑暗。他为他祈祷，祝愿他像耶稣那样“爱仇敌”，宽恕那些曾以不义、欺凌来对待自己的人。没有采访，没有记录，不知道说了哪些话。但我猜想，教宗一定会轻轻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爱里没有惧怕……”

感人的一幕。

两个被爱所洗净的灵魂。

## 十八

1981年5月13日下午五时许，教宗乘一辆白色敞篷车，在圣彼得广场上徐行，向众多朝圣者亲切致意。不同肤色、性别、甚至不同政见与宗教的人，看到这位慈爱的老人，都会加入那热情不息的欢呼：“John-Paul-Two, We-Love-You!”（约翰-保罗-二世，我们-爱-您！）车停下来，教宗从一对年轻父母手中抱起一个不

到两岁的小女孩莎拉，并把她高举起来，连同女孩儿手中牵着的幸福的红气球。他刚把身穿粉红色衣裙的小莎拉还给父母，枪声响起，鸽群惊飞……紧接着又是一记枪响，教宗倒下，鲜血从白袍上透出。教宗喃喃道：“玛丽亚，我的圣母！玛丽亚，我的圣母！”第一颗子弹打断了大肠和小肠，穿出体外，落在车上。第二颗子弹打伤了右肘和左手食指，然后击伤了两个美国女人。由于失血过多，情况危殆，教廷为他举行了临终仪式。五个多小时手术抢救，生命方得以挽回。

之前一月余，里根总统遇刺。子弹也是从距离主动脉几毫米的位置穿过。这两位曾七次晤谈的老友咸以为大难不死是上帝的旨意，用教宗的话来说，就是“一只手扣动了扳机，另一只手却改变了子弹的方向。”因为神所赋予他们的结束共产邪恶这一伟大使命尚未完成。

遇刺第四天，教宗在病榻上录制了一篇简短谈话，通过扩音器向守候在广场上的民众播放。声音柔弱安详：“我为那个枪击我的弟兄祈祷。我已经诚挚地宽恕了他。”教宗的这位弟兄，是保加利亚雇佣的土耳其枪手，保加利亚背后，是最关心教宗健康的老朋友苏联克格勃。痊愈之后，教宗专诚去牢房看望那位正在服刑的青年杀手。一间窄小的囚室，密密的铁柱割碎了窗外的阳光。令教宗极为惊讶的是，凶手头一句话竟然是“您为什么没死？”他说他知道自己瞄得很准的，理当一枪毙命。老人拉他坐下，说我们今天的会面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兄弟式的。他低下头，与青年交谈。年轻人顾不上请求宽恕，却陷入某种巨大惊恐。他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庇护受害者，那是一位女神，一位将要审判并处死他的女神。教宗一手与年轻人相握，另一只手扶住他肩，轻声为他祷告、祝福。从凶手的眼睛里能看出一种心灵的震撼。最后，年轻人低下头，亲吻老人的手。

事隔二十多年，尚在狱中服刑的凶手听闻教宗一病不起，便委托律师和意大利通讯社向教宗转交一封亲笔信，祝老人早日康复，愿上帝赐予他健康和神奇的力量。

## 十九

1992年的一天，特瑞莎修女忽然来到教宗面前，请求祝福。其时，教宗正与一些年轻人谈心。他一面请特瑞莎修女落座，一面对青年们解释，她就要去一个内战中的国家。无须更多说明，人们都明白特瑞莎修女将前往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战火正炽。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之间爆发种族战争，动用重炮、坦克装甲车甚至多管火箭炮和飞机，直杀得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城市在战火中崩塌燃烧，难民如洪水四处奔逃，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强奸震惊世界。

辞别教宗之后，特瑞莎修女带着老人的祝福与托付，双手抱着一支半人多高、杯口粗细的特制复活节蜡烛，进入巴尔干战场。她恳求，在这支绘有圣母像的蜡烛燃尽之前，交战双方停火，给她一点点时间去解救无辜无助的孤儿。



蜡烛是下午四时点燃的，至五时，枪炮声完全止息。特瑞莎修女进入被围困的医院和救助机构，救出七十余名孤儿、残疾儿，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为制止波黑种族屠杀，教宗创立了一个新概念，叫“人道干预”。他的愤怒谴责，嗓音嘶哑的呼吁，传到了萨拉热窝的地下室，传到了维和部队隔离的“保护区”，给深陷于黑暗和种族仇恨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安慰。

## 二十

“在爱里没有惧怕”，对教宗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真理的启示，也是终生践行的生活准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劝勉，也是对自己的誓约。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基督教群体在悠长历史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与过失——

数百年前，教会曾参与非洲奴隶贩卖。1991年早春时节，教宗代表天主教向上帝和非洲人请求宽恕。

三百多年前，物理学家伽利略曾遭受教会的异端审判。1992年秋，教宗公开为伽利略平反，并表示道歉。

千年以来，基督教不断迫害犹太人，把耶稣之死归罪于整个犹太民族。2000年春，教宗历史性访问耶路撒冷，到犹太圣殿遗址前忏悔，把一封致歉信放进“哭墙”上巨石的缝隙，请求上帝宽恕基督徒对犹太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他的手颤抖着，如寒风中最后一片枯叶。

他越过台伯河，越过历任教宗的足迹，走进那些最古老的犹太教堂，对话、忏悔、呼吁和解。亲历者回忆，保罗二世演讲时，时常难以自持。当那首犹太圣歌，那首犹太人从出生一直唱到死，唱到毒气室门口的圣歌《我相信》响起来，教宗更难掩悲戚。当歌声渐次高亢响亮之际，他便情不能禁地鞠躬谢罪，并以手掩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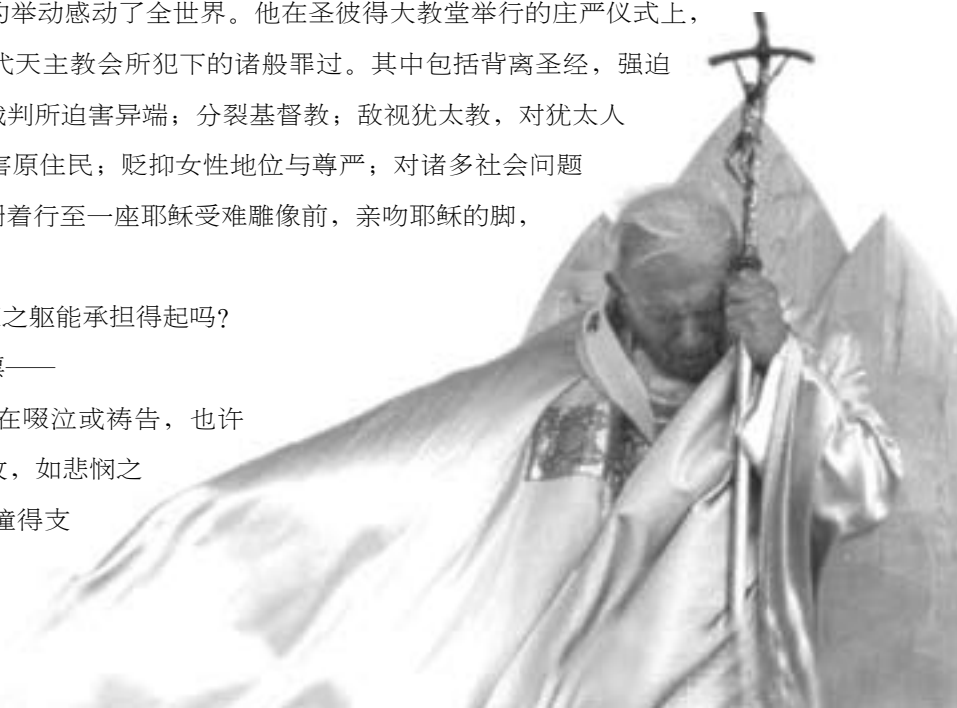
在飞往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随行记者和教宗谈起他愈来愈频密的忏悔行动。教宗温和地发了句牢骚，说，有趣的是，他代表天主教不断地忏悔，请求宽恕，却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也许理当如此吧……”我不能要求这种忏悔求恕的行为必须是双向的，哪怕不断悔罪使天主教遭人误解，处于尴尬状态。因为不断认罪悔改是圣经真理所要求的。

千禧年之初，教宗以一项史无前例的举动感动了全世界。他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庄严仪式上，发表文告，真诚忏悔并祈求上帝宽赦历代天主教会所犯下的诸般罪过。其中包括背离圣经，强迫教徒悔罪；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分裂基督教；敌视犹太教，对犹太人惨遭种族灭绝保持沉默；强行传教，侵害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对诸多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等等。最后，他拄着杖，蹒跚着行至一座耶稣受难雕像前，亲吻耶稣的脚，以此宣示认罪之真诚。

——千载之罪、普世之过，他那老迈之躯能承担得起吗？

有一张照片，在教宗辞世后制成邮票——

低垂苍老的头，双唇微翕，说不清在啜泣或祷告，也许是啜泣着祷告。歪扭的面庞上一道道皱纹，如悲悯之泪冲刷出的大山的沟壑，如被愁苦之浪撞得支



离破碎的海边的岩石，如忏悔之火烘烤过的伤痕累累的树皮。白发凌乱的额头无力地抵靠着权杖，衰老的躯体勉力支撑，一如沉浸于丧子之痛不可自拔的老父。有大风刮起，银色的丝质长袍猛烈飞起，宛若一只受伤的巨鸟挣扎着展开一翼……

这面容和躯体所透露出的情感，恰与权杖上端耶稣受难像呼应，那就是承担与悲悯、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在一个柔弱的肉体里因爱而生的灵魂的力量。

这是一幅绝美的经典之作。

这赤裸的灵魂面前，你无法不为之深深打动。

尘世上如此之多的罪恶，他一风烛残年的老人，担得动吗？

当然担不动。

他的额羸弱地贴靠着杖端十字架上的耶稣：担不动的苦难他要交给他。

他一定是在哭泣着对自己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 二十一

人们常在心里闪过一个疑问：为何教宗的面容总是很悲戚、愁苦？

有位记者则把这一不解上升为尖锐指责：为何教宗还要把他最后的痛苦展现给世界，为何他不早日退位？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一个无知到令人惭愧的问题，几乎相当于责问教宗为何要作“痛苦秀”，譬如性感女星们总要“不经意地”乍现裙底风光。居然，一位“接近教宗的人士”作出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教宗愿意永远和世人在一起，只有世人给他带来安慰。他要像耶稣基督那样，把他的痛苦和受难展现在人们眼前，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斗胆质疑这一解释。教宗和他的神都不是“展现”型人物，不是演员，不作秀。圣者的一生，就是从形体走向精神，从芜杂走向单纯，从表现走向率真。他们的满面苦相，实在是缘自内心深处的悲悯——

圣城耶路撒冷，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纪念大厅四墙以未经雕凿的大石垒成，气氛压抑。两名随从抬着花圈，走向黑色大理石卧碑。教宗拄杖随后，步履颠跛。他亲手点燃如下致辞：“在这座纪念馆里，我们的心灵亟须静默，在静默中追忆。我们要在静默中，设法为涌现的记忆找出一个意义。我们保持静默，是因为没有任何言语，足以表现出大屠杀的悲痛历史。”有小唱诗班在轻声哼唱。老人面色凝重，长时间沉默无语，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乍得，俗称“非洲死亡之心”，非洲中部那个极端贫穷而腐败的国家。越野车在沙漠上行驶，一个仅有几座小土房的村落进入视野。教宗吩咐停车，走进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土屋，去看，去沉思，去理解，目光惊讶而沉痛。从此，从乍得这个被人世所遗忘的小小村落，教宗开始不倦地讲述黑色非洲的苦难和世界的责任。

在巴西，那个在苍翠山峰耸立着巨大耶稣雕像的信仰的巴西、热情奔放的巴西，教宗走进最潦倒绝望的贫民窟。面前所展现的，是超出想象力的恐怖的穷困。他睁大眼睛，不断向四面张望，痛苦而无助。他不知

道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人们从这绝境中拯救出来。他颤巍巍摘下自己的戒指，送给遇见的一个不知名姓的穷人。随行者大吃一惊，那是教宗的戒指呀！这位在精神世界最有权势的人，那一刻显然深感无力。那张如苦瓜般皱纹纵横的脸上，流淌着难掩的忏悔与自责。

在哥伦比亚，这个孕育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的国家，混血的姑娘容颜姣好，加勒比海深蓝色的浪涛拍打着鲜花丛生的崖岸。风水流转，《百年孤独》中所描写过的那些对印第安人、黑人、穷人、妇女儿童的不义却依然存在。在一个公开集会上，一位部落首领抛开官方事先核准过的讲稿，直陈社会不公。当地教会人士制止不住，冲上讲台要抢夺麦克风。教宗神色冷峻，大声说：“让他讲！”全场肃然。主啊，您让我放牧您的羊群，可他们还在百年的孤独中挣扎……

## 二十二

约翰·保罗二世是历史上出行最多的一位教宗。在担任圣职的26年里，这位通晓八种语言的传道者，发表了三千多次演讲，访问了一百二十七个国家，路程合计一百多万公里，相当于地球到月亮距离的三倍。可谓足迹所至，无远弗届。以至于那些以奔走为业的记者，也尊崇地称他为“飞行的圣座”。这位“上帝的众仆之仆”，拄着他的杖，风尘仆仆蹒跚行于途，一直走到老病侵寻的暮年走到死。一如旧约时代，先知摩西拄着牧杖，带领百万奴隶出埃及、过红海走向自由之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千禧之年，教宗登上西奈山巅，迎着三千多年前吹拂过摩西的高原之风，远眺上帝应许之地。那一刻，他定然如摩西一样感悟到岁月无情。

再也走不动了。垂垂老矣。

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酷爱足球、滑雪、登山、游泳、划船的运动健将。家乡斯卡瓦河洪水泛滥时往返横渡如得水蛟龙之强健，已成流水落花之忆。往昔一米八身高，八十公斤体重，标准运动员身材，如今已是弯腰曲背，步履支离。神拿走了他的青春英俊，把他变得跟自己一样丑陋。他的公开演讲已令人目不忍睹：手在抖，讲稿在抖，话筒在抖。语音含混不清了，面部表情也僵硬迟钝了。那一年，在他的出生之地，一个露天大型集会上，参与表演的少年们唱起了“祝您长命百岁”，他颤抖着嘟囔了一句“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短暂静默之后，掌声骤起，全场笑翻……

死亡迫近了。他不怕死吗？

2005年早春，罗马时间四月二日晚九时许，一代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

他死于春天，复活节之后，万物复苏的季节。

## 二十三

在人生的尽头，他仍然安详喜乐。他安慰身边的助手们不要为他流泪，“我很快乐，你们也要一样，让我们一起欢欣祷告。”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在与教宗作最后告别之后，出来告诉人们：教宗躺在铺上纯白被单的大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和医疗仪器，已不能说话，但“我被他那动人的笑容迷住了。”

广场上燃起了繁星般烛光。

有人说，让我们点几支蜡烛，照亮他通往天堂的路，就像他过去26年来为我们所做的一样。有人说，他不只在活着的时候是我们的典范，现在，他更在教导我们如何走向死亡。

每天晚上，老教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打开卧室窗户，眺望灯火不熄的罗马，并举起双手为罗马的人与城祝福。在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时，他请求助手搀扶他走到窗前，向圣彼得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守夜者做例行的祝福。他鼓足最后力量，只说出了个单词：“阿门”，然后无力倒下。——正如使徒保罗所定义：“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没有想到，在耶稣之后，在现实世界有幸见到如此美好的人性。他是耶稣的影子。他预先把天堂展示给我们。与他同世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格外的恩典。

弥留时刻，教宗在昏迷中说了一句波兰话：“请让我进入天父的家。”他还说了这样一句：“I have looked for you. Now you have come to me. And I thank you.”有人说，这是过去教宗对青年们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我曾寻找你们，现在你们到我这里来。谢谢你们！”有人说，那是他已经看到了耶稣的荣光：“我曾寻找您，现在您来到我面前。谢谢您！”后一种解读或许更切近事实。

一位梵蒂冈主教说：“他已经看到并且触摸到神。”

人世的重负已然放下。现在是与神独对的时刻了。

——数年前，教宗曾写过如下祷词：

“当我们‘过世’的时刻确实到来之际，求赐我们能坦然相待，对身后一切，没有放不下的遗憾。在寻觅您如此长久之后再与您相遇，我们会跟那些带着信仰与希望先我们而去的人一样，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钟声响起。

天堂之门已经打开。

梵蒂冈发言人宣布：“我们热爱的圣父约翰·保罗二世已回到他的故乡。让我们为他祈祷。”

索达诺大主教同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人们一起，含泪为教宗祈祷。

紧接着，数万人爆发出如海潮般的没有休止的欢呼声。

这是人类生命史上至为辉煌的一刻。

大主教说：“愿永恒之光照耀他，愿他在平和中安睡。”

在灿烂光辉的欢呼声中，死亡不再可怕，而确凿是投向一个慈爱的怀抱。

## 二十四

梵蒂冈宣布：葬礼于六天之后举行。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是第一位抵达罗马的国家元首。同行者有夫人劳拉、国务卿赖斯及两位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这个由三位总统、一位总统夫人一位国务卿组成的代表团在教宗遗体前集体下跪。曾多次被教

宗严词批评的布什总统说：“世界失去了一位为人类自由而战的人。”“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位谦卑、智慧、无所畏惧的神父。他成为历史上伟大的道德领袖之一。我们感激神为我们送来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波兰的儿子，并成为罗马的主教及世代追念的英雄。”

促成波兰共产党倒台的历史功勋，按照瓦文萨的说法，“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则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推动了波兰的自由运动，引发了东欧特别是苏联的共产总崩溃。由此，冷战终结，人类从核末日的阴影下得到拯救。

教宗之死，标志着以残暴著称的二十世纪正式落幕。

四月八日，有六十万涌入圣彼得大广场，为教宗送行。

另一个自发形成的分会场是他的故乡瓦多维采、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地克拉科夫、首都华沙和整个波兰。仅瓦多维采一地便聚集了八十万，挤满了广场和主要街道，收看特大屏幕电视转播，为他们慈爱的父亲和忠诚的儿子送行。

这一天，波兰全国歇业，建筑物上街树上到处垂挂了沉重黑纱。当罗马葬礼开始的时刻，华沙无名战士墓六座古炮台同时鸣放26响礼炮，以纪念教宗在位的26年。

罗马。

在管风琴奏出的圣乐中，十二个身穿黑色大礼服的人抬着教宗的素棺从圣彼得大教堂正门的阴影走出。当那个简单朴素的柏木箱刚刚走进明媚如初恋少女的阳光，走进罗马的视线——

掌声响起来，经久不息……

广场上六十万民众以及各国元首、特使全体起立恭迎。

素棺被放置于一块红色地毯上，紧贴地面。棺盖上放了一本打开的大红封面的圣经。

这是一个早春时节，春风骀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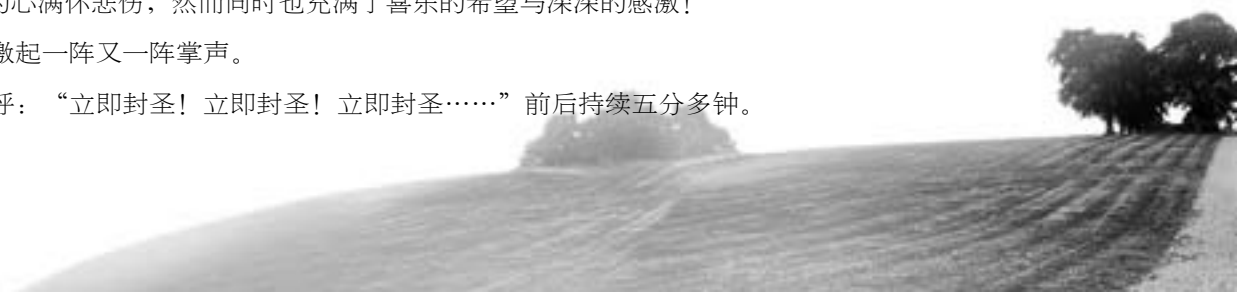
合唱队唱起了安魂曲：“赐给他永远安息，主啊……”

主教们头戴白色礼冠，身披深红法袍，鱼贯进入广场。一浪强风袭来，把他们的红袍吹得凌乱不堪，有人赶紧伸手护住高高的礼冠，有的则已经脱落，茫然不知去向。棺盖上摊开的《圣经》被吹起十数页，每页都呈完美弓形，如满风之帆。

弥撒讲道中，主祭的拉辛格大主教（后来的新任教宗）回顾了约翰·保罗二世简短生平及一生业绩，最后说道：“热爱基督是我们敬爱的教宗的力量泉源，凡是看过他祈祷，听过他讲道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他深深地根植于基督心中，所以他能够承受那超越人力的重担……就在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复活节，他仍然强忍病痛出现在他的书房窗口，祝福罗马和全世界。我们深信，我们敬爱的教宗现在正伫立在天父家窗口，从那里看着我们并为我们祈福……”拉辛格以口音很重的意大利语说：“今天我们将他的遗体埋在地下，犹如不朽的种子——我们的心满怀悲伤，然而同时也充满了喜乐的希望与深深的感激！”

大主教的话激起一阵又一阵掌声。

人们齐声高呼：“立即封圣！立即封圣！立即封圣……”前后持续五分多钟。





弥撒结束后，宿怨甚深的东西方主教们一起主持了告别仪式。最后，十二位抬灵人再次入场，抬起素棺，缓慢地走向圣保罗大教堂。在即将进入殿门之际，抬灵柩的人们把教宗的素棺转向广场大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最后告别的时候到了——

掌声骤起，如浪如潮，绵延不绝，长达十五分钟……

钟声齐鸣……

在全球数十亿人注目下，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灵柩经过那几棵在春风中如醉如痴的棕榈，消失在殿门深红色帐幕中。

在春天在复活的季节，他满怀信心、希望与爱离我们而去。

那棕榈是胜利的象征。近两千年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走向他一生中最辉煌之顶点，走向十字架酷刑，走向复活，就是踏着万民为他铺下的棕榈叶之路。

谢谢您，教宗！感谢您战胜死亡，感谢您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神必将“凭借那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圣经《腓立比书》）

## 二十五

教宗的素棺带给我长久的心灵激荡，如一粒埋进泥土的种籽，静候着春雨降临。几年后，我感到内心涌动起某种诉说的欲望，那颗不经意间撒落的种籽悄然萌发。当我把这些棺材的故事连缀成篇，就看出了高贵与鄙俗、谦卑与狂傲、慈爱与残暴、信仰与虚无之间判若云泥的分野。

我脱离了原初的构思，从素棺写到水晶棺再写到教宗其人。我追随着那个水晶般纯净透亮的灵魂，在波兰的阳光下高举起人类自由的旗帜，在梵蒂冈的窗口凝望圣洁的鸽群，在周三接见日拥抱着热泪盈眶的悔改的妓女，在青年们的舞场上手舞足蹈，在耶路撒冷残存的“哭墙”前低首忏悔，在记者面前做一个俏皮的怪样，在馨香宁静的私人祈祷室沉思叹息，在马尼拉世界青年节上接受川流不息的致敬，一任青年们的泪水浸透了纯白的教袍……

对于有些人，死亡是不可抵御的腐烂，是万有之灭，是永恒之死。而对于有些人，死亡却是通往新世界的再生之路。不经意间，我窥视了一个难以打破的上帝的奥秘。虽然我再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但保罗二世，这位泥土所造的谦卑者，这位“众仆之仆”所给予我的感动是长存的。

我耳边将永远回响圣彼得广场上的欢呼：“John-Paul-Two, We-Love-You!”

还有那为教宗送行的如海浪奔涌绵延的掌声。

我相信他已经重获“我们在人世间认为真正美好的一切！”

正如使徒保罗那坚如盘石的字句：旧世已过，看，一切都焕然更新！（圣经《哥林多后书》）

写于2009年感恩节前后，旬日雨雪漫漫，大地吸足了雨水，后院小河满了，水塘湖泊满了，远处的波多马克河也满了，春天准备好。原载于《纵览中国》。



# 随感 (续) 志明

## 知识与境界

你听闻过山顶风光，和你站在山顶风光中，是大不一样的。

关于神的知识，和与神同在的境界，是大不一样的。

阅读别人的见证，和自己亲近神，也是大不一样的。

什么也不能代替自己活在耶稣基督里。

## 牧人与神学家

一个好牧人不是作为代理人正正当地站在人与耶稣之间；恰恰相反，他的使命是将一切人的影子清除，好叫人们直接来到耶稣面前。

一个好的神学家也是一样，他不是作为传释者，将自己的智慧挡在人与耶稣之间；恰恰相反，他的责任是将一切人的智慧挪开，好叫人与耶稣之间毫无阻隔。

上帝深知人作为他的传释者和代理人的危险，便以耶稣为他的独生子。凡有耳能听的，就可以听。

除了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没有一个人能将神表明（表达、表白、表述）出来。（约1：18）

## 启示

神的启示像大海，人可以跳进去游泳，与其融为一体，息息相通。但你不能一手抓住它，完全掌握它。若有人一手抓住神的启示，向人发布“系统全备完美”真理，你不难知道他抓在手中向人发布的是什么。

## 神性

理性地争辩细小琐碎的事，绝非神性的表现。神性，只是自我流露——不顾一切、不可阻挡、宏大无边、席卷一切的流露。

## 信仰态度

德性信仰态度：以行为完成律法，注目对付罪。

理性信仰态度：以理性明白真理，注目读圣经。

感性信仰态度：以蒙福见证恩典，注目神的爱。

灵性信仰态度：以委身回应十字架，注目主耶稣。

注目主耶稣，就什么都有了。

唯有道成肉身的那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理论、教义、组织、仪式、德行、律法可以使人得救赎、得生命，这本是不言自明的。

# 上下 (十)

## ——与思辨者谈道

刘同苏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真正的实体却是基督。

——圣经《歌罗西书》2：17

拯救若没有在自我之前先临过，就不是永恒的。永恒不是排除了变化的抽象不动之物，而是不断展开同一自我的持续变化。永恒不过是先临的再临。永恒就是历史。永恒是变化中的变化。永恒是变化的本质，是使变化成为变化的内在规定。如果没有永恒，变化就只是变换，只是一堆碎片，只是彼此不能连接的断裂。没有永恒的变化，只剩下“变”，而没有了“化”。变需要具有同一性，才能成为化。在变中有不变，才有化的联系。变而不变，是为化。永恒之所以可能成为一切变化之物的本质，就在于它永恒地变化却又在变化中保持不变。永恒不是绝对的不变，而是变化的不变；不变只有经过了自身之否定（即变化）再返回自身，才完成自我扬弃而成为活的不变；变变，才是真正的不变。永恒的拯救必须是唯一的。但是，永恒的唯一不是脱离了众相的唯一，而是内在于万千现象中的唯一。永恒的唯一一定是再现的唯一，而不是不可重复的唯一。不可重复的唯一不过是一个纯粹的个别，一个一现便永远消失的过客。永恒的唯一在于反复出现，更确切地说，永恒的唯一就是在所有现象中出现。在所有的现象中都有这个唯一，于是，它便成为真正的唯一，即绝对意义的唯一。但凡这个唯一不能现身于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与这个唯一并立，由此而使它不成其为唯一。与现象绝对分离的永恒，只不过是另一种现象；在与诸现象对立中，这个所谓的“永恒”已经失去唯一性而沦为现象的对等物。永恒与时间的区别就在于永恒与所有的时间同一。如果永恒的临在没有在过往历史上先行投下自己的影子，那临在的就不是永恒。

旧约是新约的记忆。新约的拯救已经在旧约中先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在，因为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因为它预演了现在。所有不能预演现在的历史，都已经死亡了，消散了，归入虚无了，从而，也就根本不是历史了。不能预演现在的，就不是历史，而只是过去。历史的存在就因为它是现在的预先展开。旧约的重要就在于它是新约的先临。人类只有被救过，才能被拯救；永恒的拯救就是所有拯救的一贯。若要追溯源头，拯救无非是创世本质的重申，换言之，创世已经包含着拯救的本质，从而是拯救的预演。拯救是永恒的，因为拯救是历史的。只有在所有历史中以一贯之的拯救，才是永恒的拯救。非历史的拯救恰恰是非永恒的。在对以色列民族的拯救里面，整个人类已经被先行拯救了。没有这个未来拯救的预演，未来的那次拯

救就不是永恒的。在以色列民族的拯救中，永恒拯救的本质穿着犹太文化的服饰登上历史舞台。前奏的本质就是发出未来的声音。回忆其实就是先声。在对以色列民族之拯救的追想里面，所显示的只是未来拯救的倒述。以色列民族之拯救的未来性质彰显了其永恒性，而未来拯救的历史性质显明了其永恒性。拯救的历史就是拯救本身。每一次真正的拯救都携带着永恒拯救的本质。旧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约的旧约，其关键就在于以色列民族之拯救是基督拯救的前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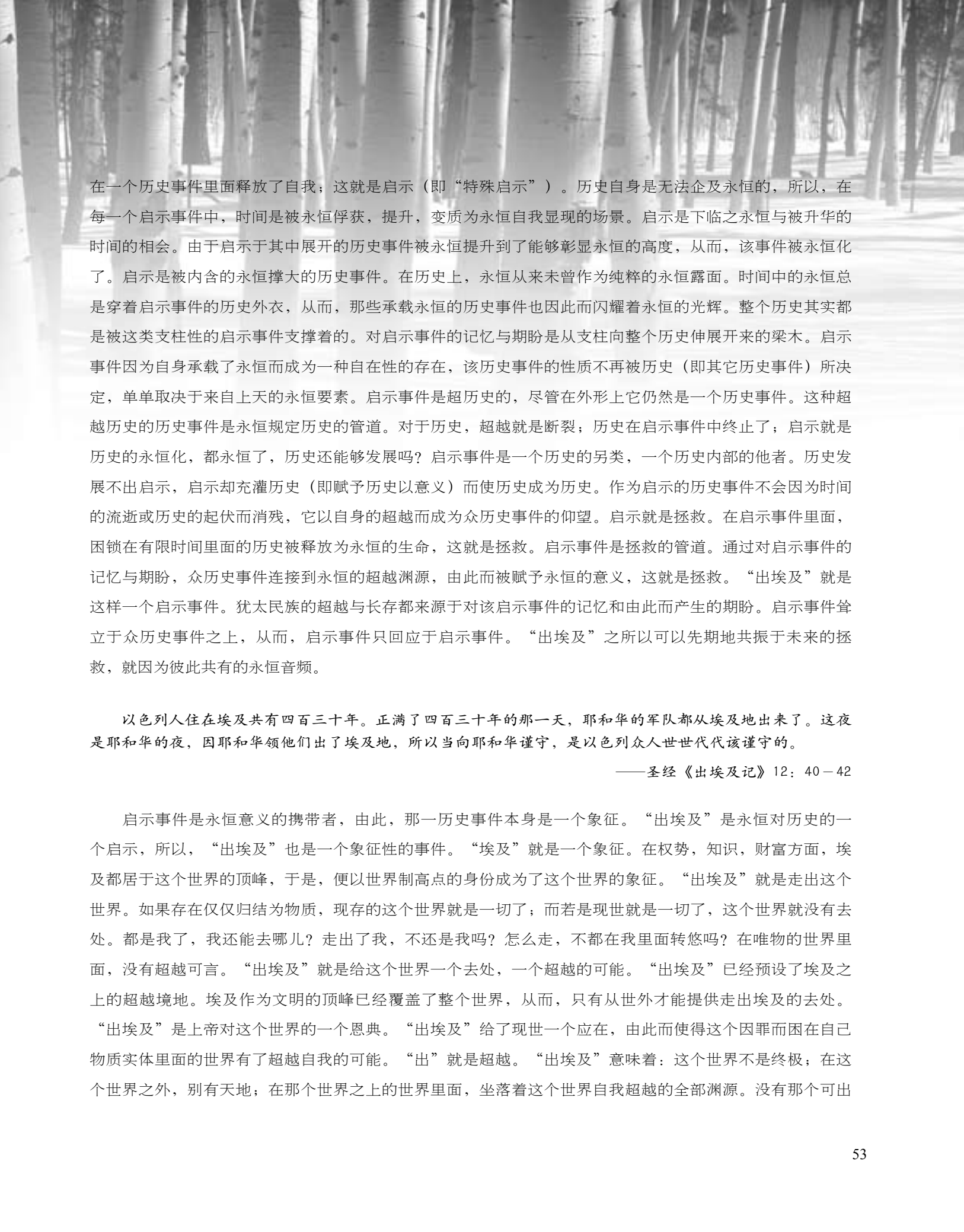
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叙述过。

——圣经《诗篇》44：1

犹太民族是一个谨守传统的民族。这种表述无非是说，该民族是一个凭记忆活着的民族。更进一步说，犹太民族是凭藉信仰存在的民族。犹太民族是一个信仰的民族，信仰成为了这个民族的血缘。记忆正好是信仰的倒置。信仰就是先行临到现在的未来；记忆是仍然在现在存在的过去，而过去之所以能够活在现在，就因为过去已经先行活出了现在。有信仰的民族才有真正的记忆，那不被现在扭曲的记忆；如果现在已经先行存在于过去之中，现在就是过去的再现，其间并没有变换。因为过去凭着信仰预先活出了现在，过去才能成为现在的真正记忆。记忆无非是先知的回溯。那些不随时间变迁而不变地活到现在的过去，才能够沉积为记忆。记忆都是现在的，凡不能存在于现在的，就不能被记忆。只有当先知实现的时候，记忆才会发生。记忆具有未来性质，把握记忆就是把握未来。

犹太民族发源于一个各种文化似乎难以持续的地区。这个汤因比称之为“文化交通环岛区”的中东处在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处。由于过往的各路民族繁多纷杂，彼此的冲撞与融合剧烈多变，文化在这里也是风云际会，此起彼伏。种种民族来了，又去了；凛凛的文化战车不断地扬起喧嚣的烟尘，待尘埃落定，却不见车影，甚至在历史的大地上都未必留下一道淡淡的辙痕。犹太这个外形并不显赫的小小民族，却在如此湍急的历史河流如此凶险的文化漩涡里面颠簸而下，竟然从远古一直漂流到了现代。恐怕正是需要这样一块砥砺的磨石，永恒的不可磨灭才可以向人类彰显。多难的摇篮孕育出了超越的文化。可变之物长久了，就成就了自我神话的假象，似乎自我就是永恒了，而这不变的假象却恰恰成了看不见真正永恒的遮蔽。多变反而成就了不变的显现。上帝无所不在，但上帝临在的显现却需要具有多元文化要素从而变幻无常的历史环境。永恒的启示没有在历史的恒定中显明自我，却借助历史的多变而彰露于人间。犹太民族凭藉着信仰而把握了上帝的启示，自己也就由此而成为这一启示的部分。且勿论其早期生成年代的那些磨难，单是从主后70年到1948年之间，在没有自己的国土，政权，军队的情势中，这个弱小的民族漂流世界各地，散居于其它民族之中，却仅仅依靠信仰而存留了下来，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主流文化，就可以看出信仰的永恒与至上。

永恒是恒定的，历史却是不平衡的；当恒定的永恒与不平衡的历史重合的时候，尽管永恒覆盖了历史的每一个疆域，但是，每一段历史的永恒含量却是不同的。在某些历史自身不能控制的时刻，永恒浓缩性地



在一个历史事件里面释放了自我；这就是启示（即“特殊启示”）。历史自身是无法企及永恒的，所以，在每一个启示事件中，时间是被永恒俘获，提升，变质为永恒自我显现的场景。启示是下临之永恒与被升华的时间的相会。由于启示于其中展开的历史事件被永恒提升到了能够彰显永恒的高度，从而，该事件被永恒化了。启示是被内含的永恒撑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上，永恒从来未曾作为纯粹的永恒露面。时间中的永恒总是穿着启示事件的历史外衣，从而，那些承载永恒的历史事件也因此而闪耀着永恒的光辉。整个历史其实都是被这类支柱性的启示事件支撑着的。对启示事件的记忆与期盼是从支柱向整个历史伸展开来的梁木。启示事件因为自身承载了永恒而成为一种自在性的存在，该历史事件的性质不再被历史（即其它历史事件）所决定，单单取决于来自上天的永恒要素。启示事件是超历史的，尽管在外形上它仍然是一个历史事件。这种超越历史的历史事件是永恒规定历史的管道。对于历史，超越就是断裂；历史在启示事件中终止了；启示就是历史的永恒化，都永恒了，历史还能够发展吗？启示事件是一个历史的另类，一个历史内部的他者。历史发展不出启示，启示却充灌历史（即赋予历史以意义）而使历史成为历史。作为启示的历史事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或历史的起伏而消残，它以自身的超越而成为众历史事件的仰望。启示就是拯救。在启示事件里面，困锁在有限时间里面的历史被释放为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拯救。启示事件是拯救的管道。通过对启示事件的记忆与期盼，众历史事件连接到永恒的超越渊源，由此而被赋予永恒的意义，这就是拯救。“出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启示事件。犹太民族的超越与长存都来源于对该启示事件的记忆和由此而产生的期盼。启示事件耸立于众历史事件之上，从而，启示事件只回应于启示事件。“出埃及”之所以可以先期地共振于未来的拯救，就因为彼此共有的永恒音频。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圣经《出埃及记》12：40—42

启示事件是永恒意义的携带者，由此，那一历史事件本身是一个象征。“出埃及”是永恒对历史的一个启示，所以，“出埃及”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埃及”就是一个象征。在权势，知识，财富方面，埃及都居于这个世界的顶峰，于是，便以世界制高点的身份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象征。“出埃及”就是走出这个世界。如果存在仅仅归结为物质，现存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切了；而若是现世就是一切了，这个世界就没有去处。都是我了，我还能去哪儿？走出了我，不还是我吗？怎么走，不都在我里面转悠吗？在唯物的世界里面，没有超越可言。“出埃及”就是给这个世界一个去处，一个超越的可能。“出埃及”已经预设了埃及之上的超越境地。埃及作为文明的顶峰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从而，只有从世外才能提供走出埃及的去处。“出埃及”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恩典。“出埃及”给了现世一个应在，由此而使得这个因罪而困在自己物质实体里面的世界有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出”就是超越。“出埃及”意味着：这个世界不是终极；在这个世界之外，别有天地；在那个世界之上的世界里面，坐落着这个世界自我超越的全部渊源。没有那个可出

的去处，这个世界早就因无法自我超越而死在自己的有限形体里面了。

“出埃及”把世界的本质还给了丧失本质的世界，因此而造成了世界的自我回观。“出埃及”是这个世界的自我分裂；由于“埃及”被出了，于是，这个世界中出现了非世界的存在。当世界的本质以实体性质直接面对背叛了本质的实体，世界本质与其背叛者的对立便有了具象的性质。出了“埃及”的人不过是具象的天国。正因为天国可以具有具象的形式，于是，出了这个世界的人才仍然可能居住在这个世界之中。“出埃及”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建立天国。世界的出世就是上帝的入世。“出埃及”的全部意义就在天国对这个世界的进入。如果“地”是“天”造的，“天”就是“地”的本质。具象的本质已经超出了有限理性可能认知的范围；不从无限者的立场出发，就无法真正面对具象的本质，从而，必须到了“道成肉身”，作为“具象的本质”的实存，其意义才最终被破解。具象的本质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存活，换言之，一种生命状态。在具象的本质里面，本质不再被思维，而是被活着。世界的本质以实体形式与背叛本质的实体世界对立，从而，世界的本质就成为翻转世界的现实力量。本质的要求不再是无法把握的抽象驱力，而成为实体的异质挑战。世界自我超越的可能就来源于世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分离。关键就在于既有“分离”，又是“自我”；有“分离”，才能升华；这种“分离”仍然是“自我”的，“分离”才是自我发展的渊源，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分割或脱离。“出埃及”是世界的自我超越。若将“出埃及”理解为对世界的弃绝与咒诅，“出埃及”就成为厌世。在世的出世就是具象的本质，或者说是世界形式的天国，具有肉身的道。以为一出“埃及”，就直奔了纯粹的天国，那反而是未出“埃及”的表现。一个幻想生活于绝对天国里面的人，并没能脱去在世的具象形式。将出世的在世形式当作纯粹的出世，实际上，正在用自己在世的具象形式伪冒上帝。

“出埃及”不是弃绝，而是拯救。“出埃及”是在最不上帝的地方显现了上帝的本质。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非上帝。若有绝对的非上帝，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无所不在，这是作为无限者之上帝的内在规定。如若上帝有一处不在，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绝对的非上帝意味着上帝不能临在。对上帝的否定也必须是上帝的一种自我显现，由此，上帝才实现了无所不在的内在规定。“出埃及”表现了这个世界与上帝的否定关系。“出埃及”显示：即使反对上帝的这个世界，也不得不依据上帝规定自我。“埃及”不是一个自我规定的自在之物；“埃及”是上帝的反面，从而，“埃及”依据其对上帝的反对而规定了自我的本质。只有“被出”了，“埃及”才被规定了，从而，才具有了自我的真正意义。否定也是一种关系；甚至连其否定者也必须依据其而存在，这就是最高意义的无所不在。在对“埃及”的扬弃里面，上帝实现了自我。以为“埃及”是一个绝对的弃儿，与上帝毫无关系，那不是对“埃及”的否定，而是对上帝的否定。一个绝对与上帝无关的“埃及”（或者“雅典”），仅仅取消了上帝的无所不在，并将“埃及”抬举为与上帝并立的自在之物（与上帝无关之物，就是自生从而自在的）。只能作为上帝存在的上帝实际上非常地不上帝。

“出埃及”不是地理意义的空间转移或者社会学意义的人口迁徙；“出埃及”是主体性的生命历程。人在哪里超越世界而进入天国，就在那里出了“埃及”。埃及，你这座大城，坐落在哪儿呢？埃及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象征，从而，谁的心中没有一个埃及王国呢？埃及，你天父喊你回天家吃饭，你听见了吗？“出埃及”不过是上帝召唤这个世界回返的呼声。

##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广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本刊网址：[www.skybluemagazine.org](http://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http://www.skyblulemagazine.net)  
电子邮箱：[skybluecp@hotmail.com](mailto:skybluecp@hotmail.com)

##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 Blue C.P.  
请寄至：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A 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请注明：For Sky Blue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德国 / 中文图书馆  
F.M.C.D. e.V.  
Rotermundstrasse 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 +(49) - 511 - 669380  
Fax +(49) - 511 - 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 / 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 +44(0)1908 234 100  
Fax +44(0)1908 234 200  
e-mail:bookroom@cocm.  
org.uk

法国 / 福音书房  
Librairie relais vie  
40 Rue Faidherbe,  
75011 Paris ,  
France

香港 / 圣经教会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  
六楼九龙浸信会差会林  
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新西兰 / 庞泉  
Quan Pang  
3 Helvetia Drive, 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 0630  
New Zealand

##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 每月\_每季\_每年\_一次性奉献\_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